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3年雨果奖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

NEBULA AWARDS

Coraline

鬼妈妈
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本书简介：

如果有一天，你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找到一扇紧锁的神秘之门，请千万别打开它，也许这就是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鬼魅之门。女孩考罗琳和爸妈一起搬进了一间旧屋，在一道门后，她发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世界。那里有她的另一个“妈妈”，这个“妈妈”有一双黑色纽扣眼睛，她要考罗琳永远留在这个世界里……

《鬼妈妈》是英国著名作家尼尔·盖曼的畅销小说。此书曾获2002年布莱姆·斯托克奖，被评为2003年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以及2003年美国图书协会最佳青少年读物，2009年，据其改编的同名动画片上映，再度引发极大反响。

作者档案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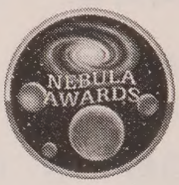
尼尔·盖曼是欧美文坛新一代幻想文学的代表人物，其创作领域横跨幻想小说、科幻小说、儿童小说、漫画以及歌词。代表作《星尘》获创神奖，《美国众神》获雨果奖、星云奖等多项荣誉。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
in 2024

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isbn_9787532486793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3年雨果奖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



Coraline

鬼妈妈
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妈妈/[英]盖曼著;杨玲玲译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1.5
(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)
ISBN 978-7-5324-8679-3

Ⅰ.①鬼… Ⅱ.① 盖…②杨… Ⅲ.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Ⅳ.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210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0-567号
CORALINE by Neil Gaiman
Copyright © 2002 by Neil Gaiman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Juvenile and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鬼妈妈

[英]尼尔·盖曼 著
杨玲玲 译
范博文 插图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庞 冬 美术编辑 赵晓音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8.5 字数 90千字
2012年7月第1版第4次印刷
ISBN 978-7-5324-8679-3/I·3226
定价:17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1

他们搬进这座房子才一会儿，考罗琳就发现了这扇门。

这是一座很老的房子，上面有阁楼，下面有地窖，杂草丛生的花园里长着一些生长了多年的大树。

这座房子并不全部归考罗琳家所有，因为这座房子太大了。他们只拥有它的一部分。

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座老房子里。

在考罗琳家下面一层的一楼，住着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。她们俩又老又胖，和一群上了年纪的苏格兰高地猎狐狗生活在一起，这些狗叫哈密什、安德鲁和乔克之类的名字。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从前当过演员，斯宾克小姐第一次见到考罗琳时，就把这事儿告诉她了。

“你看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她把考罗琳的名字都念错了，“我本人和福塞伯小姐年轻的时候，都是著名的演员。我们都登台表演过，宝贝儿。哦，别让哈密什吃那个水果蛋糕，要不然它会整夜拉肚子的。”

“我叫考罗琳，不是卡罗琳，是考罗琳。”考罗琳说。

在考罗琳家上面一层的阁楼里，住着一位留着大胡子的疯老头。他告诉考罗琳，他一直都在训练老鼠表演马戏，但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看的。

“等到有一天，小卡罗琳，等它们全都准备好了的时候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我的老鼠马戏奇迹。你问我，为什么你现在不能看。你是这样问我的吗?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平静地说，“我请求你不要叫我卡罗琳。我叫考罗琳。”

“你现在看不到老鼠马戏的原因嘛，”楼上的老头说，“是因为老鼠还没有准备好，也没有排练好。所以，它们拒绝演奏我为它们写的曲子。我为老鼠写的所有的曲子都会被演奏成喔噗，喔噗。不过白老鼠只肯演奏嘟嘟，嘟嘟。我在考虑用不同种类的奶酪试验它们。”

考罗琳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老鼠马戏表演。她想这个老头多半是在瞎编。

那天，在他们搬进来之后，考罗琳就去探查了。

她探查了花园。这个花园很大，花园的最后面有一个旧网球场，可是这座房子里并没有人打网球，网球场四周的栅栏有许多破洞，球网也都要烂光了；花园里有一个破旧的玫瑰园，里面长满了

矮小破败的玫瑰丛;花园里有一座全是石头的假山庭园;草地上长着一圈深棕色的伞菌,像跳舞的小精灵,要是你不小心踩到它们,它们就会散发出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。

花园里还有一口井。在考罗琳家搬来的第一天,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就不停地对考罗琳说,那口井有多么危险,她们警告她,一定要离那口井远点。所以考罗琳尤其要去探查这口井,好知道它所在的位置,好离它远远的。

第三天,她找到了那口井,它就在网球场旁边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地里,在树丛的后面。低矮的砖井几乎被高高的草丛遮住了。几块木板盖住了井口,以防有人掉进井里。其中一块木板上有个小孔,考罗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,把石子和橡树果实从那个小孔丢进去,一边等着,一边数着,直到她听到它们扑通落进很深的水里。

考罗琳还探查过动物。她发现了一只刺猬,一张蛇皮(但不是蛇),一块看上去很像青蛙的石头,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像石头的癞蛤蟆。

还有一只神气活现的黑猫,它坐在墙上和树桩上注视着她,不过要是她走过去,想和它玩一玩,它就会溜掉。

在这座房子里,她就是这样度过了头两个星期——探查花园和房子周围的场地。

吃中饭和吃晚饭的时候,她妈妈才把她叫进来。考罗琳在出去之前,总是要让自己穿得暖和一点,因为今年的夏天很冷;不过她每天都出去探查,直到天下起了雨,这时候,考罗琳就只好待在家里了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?”考罗琳问。

“看书,”她妈妈说,“看录像。玩玩具。去纠缠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,要不然就去纠缠楼上的疯老头。”

“不,”考罗琳说,“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。我要去探查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,我真的不介意,”考罗琳妈妈说,“只要你别弄得一塌糊涂就行。”

考罗琳走到窗前,望着窗外落下的雨。它不是那种你能走出去的雨,它是那种从天空中喷出来,落在地上会溅起来的雨。这种雨可不是说着玩的,这种雨是有职责的,它眼下的职责是把花园变成泥沼、变成水塘。

考罗琳把所有的录像都看完了。她已经玩厌了玩具,也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。

她打开了电视机。她不停地转换频道,可是除了穿着西装的男人谈论股票和访谈节目,就没有别的节目了。最后,她总算找到了可看的东西:这是最后半场称为保护色的自然历史节目。她看着动物、鸟和昆虫,为了逃避敌人,把自己假扮成树叶、树枝或是别的动物。她很喜欢这个节目,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,接下去的是关于蛋糕工厂的节目。

该跟她爸爸谈谈了。

考罗琳的爸爸一直在家。她爸爸妈妈两人都工作,做跟计算机有关的工作,这就意味着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家。他们两人有各自的书房。

“嘿,考罗琳。”她进来的时候,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嗯,”考罗琳说,“下雨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她爸爸说，“大雨倾盆啊。”

“没有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只是下雨而已。我能到外面去吗？”

“你妈妈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，这种天气你不要出去，考罗琳·琼斯。”

“那就别出去。”

“可是我想继续探查。”

“那就在这层楼里探查吧，”她爸爸提议说，“你看，这儿有一张纸和一支笔。把所有的门窗都点清楚。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。外加发现热水器的考察。别来打扰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能进客厅吗？”客厅是琼斯家摆放昂贵（但不舒服）家具的地方，这些家具是考罗琳的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。那儿是不准考罗琳进去的。没有人进去。那儿只是摆样子的地方。

“只要你不搞得一塌糊涂，而且什么东西都不要碰。”

考罗琳仔细地想了想，然后接过纸和笔，开始在这层公寓里探查起来。

她找到了热水器（它在厨房的橱柜里面）。

她清点了所有的东西（153 件）。

她清点了窗户（21 扇）。

她清点了门（14 扇）。

在她发现的所有的门当中，十三扇开着，一扇关着。那扇关着的门——在客厅最远角落里的一扇雕花的棕色木头大门——锁上了。

她问她妈妈：“那扇门通向哪里？”

“不通向哪里，亲爱的。”

“它肯定通向什么地方。”

她妈妈摇了摇头。“去看看吧。”她对考罗琳说。

她伸手从厨房的门框顶上，拿下来一串钥匙。她仔细地在里面挑着，然后找出来一把最旧、最大、最黑、锈得最厉害的钥匙。她们走进了客厅。她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门。

门一下开了。

她妈妈说得对。这扇门确实不通向什么地方。它只通向一面砖墙。

“当这地方过去是一栋别墅的时候，”考罗琳妈妈说，“这扇门是通向某个地方。后来他们把这栋别墅改成公寓以后，就用砖把这里砌死了。另一边是空的公寓，在这座房子的另一边，那套空的公寓还没卖出去。”

她关上了门，把那串钥匙放回到厨房的门框顶上。

“你没把门锁上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妈妈耸了耸肩。“我干吗要锁它？”她问，“反正它也不通到什么地方。”

考罗琳什么也没说。

现在外面的天几乎全黑了，雨还在下着，雨水急促地打在窗户上，模糊了外面街上汽车的灯光。

考罗琳的爸爸停止了工作，给大家做晚饭。

考罗琳露出了厌恶的神情。“爸爸，”她说，“你又自己创造食谱啦。”

“这是葱炖土豆，配上龙蒿和融化的格鲁耶尔奶酪。”他承认说。

考罗琳叹了口气。然后她走到冰箱跟前，取出了微波油炸土豆条和微波迷你比萨。

“你知道我不喜欢吃你的这些菜。”她对她爸爸说。她的晚饭一圈又一圈地转着，微波炉上的红色小数字倒数到了零。

“如果你尝一尝，没准你会喜欢的。”考罗琳的爸爸说，不过她摇了摇头。

那天晚上，考罗琳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着。雨已经停了，而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发出了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的声音。她在床上坐了起来。

什么东西还在响着嗄……咔……

考罗琳下了床，朝走廊上看去，可是她没有看到什么反常的事情。她顺着走廊走去。从她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来了低沉的鼾声：那是她爸爸；偶尔的梦呓声：那是她妈妈。

那些声音，不管它们是什么，考罗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

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那是一个很小的黑影，像一小团夜色一样，飞快地沿着黑暗的走廊逃窜。

她希望那不是一个蜘蛛。蜘蛛总是让考罗琳极度不安。

那个黑影跑进了客厅，考罗琳有点紧张地跟着它。

房间里很黑。唯一的光亮来自走廊，站在门口的考罗琳，在客厅的地毯上投下了巨大和变形的影子。她看上去像一个瘦瘦的女巨人。

就在考罗琳犹豫着要不要开灯的时候，她看到那个黑影慢慢地从沙发下面爬出来。它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不出声地穿过地毯，朝

着房间最远处的角落冲去。

房间的那个角落里没有家具。

考罗琳打开了灯。

角落里没有任何东西。只有那扇通往砖墙的门开着。

她明明看到她妈妈关上了那扇门，可它现在微微开启着。只有一道缝。考罗琳走过去，往里面看了一眼。那儿什么都没有——只有一面用红砖砌的墙。

考罗琳关上了那扇旧门，熄了灯，上床睡觉去了。

她梦到了一些黑影，避开光线溜来溜去，直到它们全都聚集在月光下。这些小黑影长着通红的小眼睛和黄色的尖牙。

它们开始唱了起来：

我们虽小但我们很多，
我们很多但我们很小，
在你起来前我们在这里，
在你躺下后我们还会在这里。

它们的声音很尖，像带着哭腔的耳语声。这种声音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。

后来考罗琳梦到了几个商业广告，再后来她什么也没梦到了。

2

第二天，尽管天不下雨了，但是浓浓的白雾笼罩着这座房子。

“我要出去散步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别走太远了，”她妈妈说，“穿得暖和一些。”

考罗琳穿上了连帽的蓝色外套，戴上了红围巾，套上了黄色的橡胶靴。

她出门了。

斯宾克小姐正在遛狗。“嘿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真是恶劣的天气。”

“是的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曾经演过鲍西娅[1]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福塞伯小姐总是说起

① 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一剧中的女主角——译者注。

她的奥菲莉亚[1],不过人们来看的是我演的鲍西娅。当时我们都登台表演。”

斯宾克小姐裹在套头衫和开襟的羊毛衫里,使她显得更矮更圆了。她看上去像一个毛茸茸的大蛋。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,这让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。

“他们常常把鲜花送到我的化妆间里。真的。”她说。

“谁送花给你?”考罗琳问。

斯宾克小姐谨慎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,她先朝左边看着,然后朝右边看看,又使劲地往雾里看,好像有人在偷听似的。

“男人。”她小声说。然后她拽着狗,摇摇摆摆地朝房子走回去。

考罗琳继续散步。

考罗琳围着房子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,看到了福塞伯小姐,她站在与斯宾克小姐合住的公寓门口。

“你看到斯宾克小姐了吗,卡罗琳?”

考罗琳对她说看到了,斯宾塞小姐正在遛狗。

“我希望她没有迷路——要是她迷路了,她会起带状疱疹的,你等着瞧吧。”福塞伯小姐说,“你能在这种雾天里找到路,肯定是个探险家。”

“我是个探险家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你当然是,宝贝儿,”福塞伯小姐说,“行了,别迷路了。”

考罗琳在灰色的迷雾中穿过花园,继续走着,她一直不让自己

① 莎士比亚悲剧《汉姆雷特》中的女主角——译者注。

的视线离开那座房子。大约走了十分钟后，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的地方。

她额头上的头发软塌塌湿乎乎的，她的脸也湿了。

“哎哟！卡罗琳！”楼上的疯老头喊。

“哦，你好。”考罗琳说。

在迷雾里她几乎看不到那个老头。

他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下来，这段楼梯向上经过考罗琳家的前门，通往他住的公寓的门。他走得非常慢。考罗琳在楼梯的下面等着。

“老鼠不喜欢这种雾天，”他对她说，“这种天让它们的胡须都耷拉下来了。”

“我也不怎么喜欢雾天。”考罗琳承认说。

老头俯下身来凑近考罗琳，她的耳朵都被他的胡子戳痒了。“老鼠捎信给你了。”他小声说。

考罗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它们让我告诉你：**别穿过那道门**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你懂这话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考罗琳说。

老头耸了耸肩。“这些老鼠，它们太有意思了。它们把事情弄错了。它们弄错了你的名字，你知道。它们总是说考罗琳。不是卡罗琳。根本不是卡罗琳。”

他从楼梯角拿起一个牛奶瓶，开始上楼，回他的阁楼去了。

考罗琳走进了门。她妈妈正在书房里工作。她妈妈的书房里有花的香味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?”考罗琳问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学?”她妈妈问。

“下星期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嗯,”她妈妈说,“我想,我得给你准备上学穿的新衣服了。提醒我,亲爱的,要不然我会忘记的。”她继续对着计算机显示屏打起字来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?”考罗琳重复了一句。

“去画画吧。”她妈妈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。

考罗琳想把雾画出来。画了十分钟,她的手里仍是一张白纸,在一个角落里,她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了“雾”。她嘟哝着把纸递给了她妈妈。

“嗯。很有现代感,亲爱的。”考罗琳的妈妈说。

考罗琳悄悄地走进了客厅,想把角落里的那扇门打开。门又被锁上了。她猜想,肯定是她妈妈又把它锁起来的。她耸了耸肩。

考罗琳去看她爸爸。

他背对着门,一直在打字。“走开。”她进来的时候他欢快地说。

“我好没劲啊。”她说。

“学学怎么跳踢踏舞吧。”他提议说,连头都没回。

考罗琳摇了摇头。“为什么你不跟我玩?”她问。

“忙,”他说,“工作。”他补充说。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她。“为什么你不去找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?”

考罗琳穿上了外套,戴上了帽子,朝房子外面走去。她下楼,按响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家的门铃。考罗琳听到了那几只

苏格兰狗跑到走廊上，并发出汪汪的狂叫。过了一会儿，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。

“哦，是你呀，卡罗琳，”她说，“安吉斯，哈密什，布鲁斯，快坐下，宝贝儿。只有卡罗琳一个人。进来吧，亲爱的。喝杯茶好吗？”

公寓里有股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和狗的味道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考罗琳说。斯宾克小姐把她领到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小房间里，斯宾克小姐管它叫客厅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漂亮女人的黑白照片，还有一些放在镜框里的剧目表。福塞伯小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，正起劲地织着毛线。

她们在一个带茶碟的粉红色的骨瓷小杯里，给考罗琳倒了一杯茶。她们还给了她一块加里波第饼干当茶点。

福塞伯小姐看了一眼斯宾克小姐，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继续织着毛线。“反正，阿普尔。就像我说的，你也得承认，就是老家伙也还是有活力的。”

“米里亚姆，亲爱的，我们两个人谁都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。”

“阿卡狄夫人，”福塞伯小姐回答说，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奶妈、布莱克内尔女士、各种各样的角色。这些角色都让人忘不了。”

“好了，米里亚姆，我们意见一致了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考罗琳觉得奇怪，她们是不是忘记她在这里了。她们太让人无法理解了。她断定她们在争执和那把老扶手椅一样陈旧、一样让人舒心的事情，这种争执其实没人赢，也没人输，却能没完没了地争下去，只要双方都心甘情愿。

她喝了一口茶。

“我能看懂那些叶子，只要你愿意。”斯宾克小姐对考罗琳说。

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考罗琳说。

“茶叶，亲爱的。我能看出你的将来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斯宾克小姐。斯宾克小姐的近视眼盯着杯底的茶叶。她撅起了嘴唇。

“你知道，卡罗琳，”她过了一会儿说，“你的处境非常危险。”

福塞伯小姐哼了一声，放下了手里的毛线。“别傻了，阿普尔。别去吓唬这个女孩。你的眼神不行了。孩子，把杯子递给我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了福塞伯小姐。福塞伯小姐仔细地朝杯子里看着，摇了摇头，然后又朝杯子里看着。

“哎呀，”她说，“你说得对，阿普尔。她果真有危险。”

“看到了吧，米里亚姆，”斯宾克小姐得意地说，“我的眼神好得跟过去一样……”

“我有什么危险？”考罗琳问。

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茫然地瞪着她。“它没说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对这种事情，茶叶不可靠。真的不可靠。它们适用于笼统情况，但不适用于具体情况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考罗琳问，她被这件事弄得有点担心。

“别在更衣室里穿绿色的衣服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

“也别提苏格兰的戏。”福塞伯小姐补充说。

考罗琳不知道为什么她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人，精神都不太正常。这些大人大概不知道她们在和谁说话。

“而且要非常、非常小心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她从扶手椅里站起来，走到壁炉前。壁炉架上有一个小罐子，斯宾克小姐拿掉罐子的

盖子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。拿出来的东西有一个小小的瓷鸭子、一个顶针、一枚奇怪的铜币、两个回形针和一块上面有洞的石头。

她把上面有洞的石头递给考罗琳。

“它有什么用?”考罗琳问。这个洞是从石头的当中穿过去的。她把石头拿起来，从洞里看着玻璃窗。

“它也许能派上用场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有时候，碰到坏事情，它还挺管用的。”

考罗琳穿上了外套，跟斯宾克小姐、福塞伯小姐还有狗道别后，走到了门外。

迷雾像窗帘一样悬挂在房子的周围。她慢慢地走上楼梯，往自己的家走去，接着她又停了下来，环顾着四周。

在迷雾中，这就像个幽灵世界。*有危险?* 考罗琳暗自想着。听上去倒是挺刺激的。听上去也不像是坏事情。真的不像。

考罗琳继续上楼，她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块刚拿到的石头。

3

第二天阳光灿烂，考罗琳的妈妈带她去邻近的大镇子上买上学穿的衣服。她们在火车站让她爸爸下车。因为这一天他要去伦敦见一些人。

考罗琳挥手和他告别。

她们继续开车，去商店买上学穿的衣服。

考罗琳看到了她非常喜欢的日辉牌绿手套。她妈妈拒绝给她买绿手套，而是给她买了白色的短袜、上学穿的藏青色短裤、四件灰色的衬衫，还有一条深灰色的裙子。

“可是妈妈，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有灰衬衫。没人有绿手套。我可能是唯一有绿手套的人呢。”

她妈妈不理她，她正在和营业员说话。两个人正在讨论给考

罗琳买哪种套头衫，最后她们一致认为，最合适的是买那种松松垮垮、大得让人难堪的套头衫，总有一天她能长得适合穿这件衣服。

考罗琳到处闲逛，看着陈列的青蛙、鸭子和兔子形状的橡胶靴。

然后她走回来。

“考罗琳？哦，你在这儿。你刚才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我被外星人绑架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他们拿着激光枪，从宇宙空间下来，不过我戴着假发，用外国腔调大笑起来，骗过了他们，然后我就逃走了。”

“是啊，亲爱的。好了，我想你还需要一些发卡，对吧？”

“不需要。”

“那么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就要六个吧。”她妈妈说。

考罗琳什么都没说。

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考罗琳说：“那个空的公寓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一无所知。看样子在我们搬进来之前，像我们这一套公寓，都是空房间。”

“你觉得能从我们的公寓进去吗？”

“不行，除非你从砖墙穿过去，亲爱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在吃中饭时候，她们回到了家里。尽管天气很冷，但阳光灿烂。考罗琳妈妈看了看冰箱，只找到一个小得可怜的番茄，还有一块上面长着绿毛的奶酪。面包盒里也只有一点面包屑。

“我最好冲到下面的商店里，买些冻鱼条回来，”她妈妈说，“你想不想去？”

“不想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随你的便吧。”她妈妈说完就走了。接着她又返回来，拿了钱包和车钥匙，然后又出去了。

考罗琳太没劲了。

她翻了翻妈妈正在读的一本书，这是一本关于一个遥远国家的土著人的书；书中讲到了这些土著人每天都要拿一块白色的丝绸，用蜡在上面画，然后把丝绸浸在染料里，然后再用蜡在上面画，再染上一些颜色，然后将蜡放在沸水里煮掉，最后，把这块已经变得非常美丽的绸布投进火里，把它烧成灰。

在考罗琳看来，这种事情特别没有意思，不过她希望有人会喜欢。

她还是觉得没劲，而且她妈妈也没有到家。

考罗琳拿了一把椅子，把它推到了厨房的门边。她爬到椅子上，伸手去够门框上的钥匙。她从椅子上下来，从扫帚橱里拿了一把扫帚。她又爬到椅子上，用扫帚去够门框上的钥匙。

啪。

她从椅子上爬下来，捡起了那串钥匙。她得意地微笑着。然后她把扫帚靠在墙上，朝客厅走去。

她的家人并不使用这间客厅。他们从考罗琳祖母那儿继承了这套家具：一张木头咖啡桌、一张边桌、一个厚重的玻璃烟灰缸，还有一幅一碗水果的油画。考罗琳怎么都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想到画一碗水果。除此之外，房间里空荡荡的。壁炉架上没有小摆设，没有雕像，也没有钟。没有任何让人感觉舒适的东西，也没有生活气息。

这把黑色的旧钥匙，摸上去比其他的钥匙都要凉。她把它插进了钥匙孔里。钥匙发出让人满意的“咯噔”声，毫无阻碍地转动着。

考罗琳停下来，听着。她知道她做的事情不对，所以她想听妈妈是不是回来了，不过她什么也没听到。于是，考罗琳把手放在门把上，转动了一下。她终于打开了门。

这扇门通往一个黑暗的走廊。砖墙已经不见了，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从敞开的门洞里传来一股冷飕飕的霉味，它闻上去有股非常老、非常死气沉沉的味道。

考罗琳穿过了那扇门。

她很想知道，那个空的公寓会是什么样子——但愿这条走廊能通向那里。

考罗琳不安地沿着走廊走着，觉得这里好熟悉。

她脚下的地毯和她住的公寓里的地毯一模一样。墙纸也和她住的公寓里的墙纸一样。挂在走廊上的画，也和她家里挂在走廊上的画一样。

她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了：她在她自己的家里。她并没有离开过。

她摇了摇头，感到很困惑。

她注视着墙上的画。不对，这幅画并不完全一样。挂在她家里走廊上的画，上面那个穿着老式衣服的男孩，凝视着肥皂泡。而这幅画上男孩的表情是不一样的——他也看着肥皂泡，好像在计划做什么坏事一样。他的眼睛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。

考罗琳盯着他的眼睛，想搞清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

就在她快要知道答案的时候，有人说："考罗琳？"

声音听上去很像她妈妈。考罗琳走进了厨房，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。一个女人背对着考罗琳，站在厨房里。她看上去有点像考罗琳妈妈。只不过……

只不过她的皮肤像纸一样白。

只不过她比妈妈高也比妈妈瘦。

只不过她的手指太长，而且动个不停，还有她深红色的指甲又弯又尖。

"考罗琳？"这个女人说，"是你吗？"

这时，她转过身来。她的眼睛是两个黑色的大纽扣。

"该吃午饭了，考罗琳。"这个女人说。

"你是谁？"考罗琳问。

"我是你的另一个妈妈，"这个女人说，"去告诉你的另一个爸爸，午饭好了。"她打开烤炉的门。考罗琳突然发觉自己饿得要命。味道好香啊。"好啦，快去吧。"

考罗琳沿着走廊，走到她爸爸的书房。她打开了门。房间里是有一个男人，背对着她坐在键盘前。"你好，"考罗琳说，"我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她说饭已经准备好了。"

那个男人转过身来。

他的眼睛也是两个纽扣，又大又黑，闪闪发光。

"嘿，考罗琳，"他说，"我饿坏了。"

他站起来，跟她走进了厨房。他们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来，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把午饭端了上来：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、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。考罗琳把食物塞进了嘴里。味道好极了。

“我们已经等你很长时间了。”考罗琳的另一个爸爸说。

“等我?”

“是的,”另一个妈妈说,“这儿没有你,真是不一样。不过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来的,那时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了。再来点鸡怎么样?”

考罗琳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。她妈妈有时候也做鸡,但总是买袋装的,或是冰冻的,鸡肉很干,吃不出什么味道来。考罗琳的爸爸有时候也买真正的鸡,不过他做鸡的方法很怪,比如把鸡放在葡萄酒里炖,或者是在鸡肚子里面填塞李子,或者是裹在油酥面团里烘烤,考罗琳照例不会去碰这些鸡。

她又吃了一些鸡肉。

“我不知道我还有另一个妈妈。”考罗琳谨慎地说。

“当然有。人人都有。”另一个妈妈说,她那双黑色的纽扣眼睛闪闪发亮。“吃过午饭,我想你可能会愿意在你的房间里和老鼠玩。”

“老鼠?”

“楼上人家的。”

除了在电视上,考罗琳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老鼠。她真想看看老鼠。毕竟,今天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

吃过午饭,考罗琳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在洗碗,于是她就沿着走廊,去她的另一个卧室。

这间卧室和她家里的那间不同。首先,房间被刷成了倒胃口的暗绿色和古怪的暗粉红色。

考罗琳打定了主意,她可不想睡在这里,不过室内的色彩布局

比她自己的房间要有趣多了。

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，她以前见都没见过：装着发条的天使，在卧室里飞来飞去，像受惊的麻雀；书上的插图在扭动、爬行和闪着幽光；小恐龙的骷髅头，在她走过去的时候，牙齿嗒嗒作响。还有一个箱子，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。

考罗琳心想，这还差不多。她往窗外看去。窗外的景色和从她自己卧室里看出去的一样：树木、田野，再过去，在远处的地平线上，是紫色的山丘。

有个黑色的东西急促地穿过地面，钻到床底下不见了。考罗琳蹲下来，朝床底下看着。五十只红色的小眼睛也在回瞪着她。

“嘿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你们是老鼠吗？”

它们从床底下钻出来，在光线下眨着眼睛。它们身上的短毛黑得像煤炭，小眼睛红红的，粉红色的爪子像小小的手，没毛的尾巴像长而光滑的虫子。

“你们会说话吗？”她问。

一只最大、最黑的老鼠摇了摇头。它带着一种让人不愉快的微笑呢，考罗琳心想。

“那么，”考罗琳问，“你们会干什么？”

老鼠们围成了一个圆圈。

然后它们开始一个搭一个地往上爬，它们非常小心，但动作很快，最后它们搭成了一个金字塔，那只最大的老鼠就在塔顶。

这只老鼠用又尖又细的声音，开始唱起来：

我们有牙齿我们还有尾巴，

我们有尾巴我们还有眼睛，
在你躺下之前我们就在这里，
等我们起来以后你也会在这里。

这首歌真难听。考罗琳知道自己以前听到过这首歌，或是跟它相似的歌，只是她不记得在哪儿听到的了。

随后，金字塔倒塌了，老鼠快速地朝门口跑去。

另一个楼上的疯老头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高帽子。老鼠急促地朝他跑去，往他的口袋里钻，往他的衬衫里钻，顺着他腿上的裤子往上爬，顺着他的脖子往下爬。

最大的那只老鼠爬到了老头的肩膀上，跃到了老头灰色的长胡子上，经过老头那双黑色纽扣一样的大眼睛，爬到了他的头顶上。

顿时，显示老鼠存在的证据，就只有老头衣服下面一团团骚动的东西了，它们一刻不停地在他身上滑来滑去；那只在老头头顶上的最大的老鼠，仍用闪闪发亮的红眼睛，盯着下面的考罗琳。

老头戴上了帽子，于是那只大老鼠不见了。

“嘿，考罗琳，”另一个楼上的老头说，“我听说你来了。该让老鼠吃晚饭了。不过，要是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到楼上去，看我喂它们吃东西。”

这个老头的纽扣眼睛里露出了饥饿的神情，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。“不，谢谢你，”她说，“我要去外面探查了。”

老头极为缓慢地点了点头。考罗琳都能听到老鼠交头接耳的声音，虽说她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。

她吃不准自己想不想知道它们在说什么。

她从过道走过去时，她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带着一模一样的微笑，站在厨房门口，慢慢地挥着手。“希望你在外面玩得愉快。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。

“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她的另一个爸爸说。

考罗琳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转过身去，望着他们。他们还在看着她，还在挥手和微笑。

考罗琳走到门外，走下了楼梯。

4

这座房子从外面看没什么两样，可以说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：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公寓的门上，环绕着蓝色和红色的灯泡，它们间歇地闪烁出一些字来：**惊人！** 接着闪现出了**演出，**然后是**成功！！！**

天气很冷，但阳光灿烂，和她离开家时的天气一样。

从她身后传来了一个客气的声音。

她转过身去。在她身旁的墙上，站着一只大黑猫，和她在家里花园里看到的黑猫一模一样。

“下午好。”黑猫说。

它的声音听上去，像是在考罗琳脑袋里面说话，像是她想出来的声音，不过这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，而不是女孩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在我家的花园里，看到过一只很像你的猫。你肯定是另一只猫。”

这只猫摇了摇头。“不，”它说，“我不是另外的什么东西。我就是我。”它把头歪向一边，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。“你们人类遍布各地。我们猫就不一样，我们喜欢待在一起。但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“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不过，如果你是我在家里看到的同一只猫，你怎么会说话呢？”

猫没有肩膀，不能像人那样耸肩。不过这只猫从尾尖开始，到它翘起来的胡须结束，以一个流畅的动作耸了耸肩。“我能说话。”

“猫在家里可不说话。”

“不说吗？”猫说。

“不说。”考罗琳说。

这只猫平稳地从墙上跳到了考罗琳脚边的草地上。它抬头望着考罗琳。

“喔，你是这种事情的专家，”猫冷冰冰地说，“归根结底，我能知道什么呢？我不过是只猫。”

它准备要走了，头和尾巴抬得高高的，一副得意的样子。

“回来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”

猫停下了脚步，坐下来，开始自顾自地清理全身，就当考罗琳不存在一样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，你知道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们可以是稀有物种非洲跳舞大象，”猫说，“但我们不是。”它瞟了一眼考罗琳之后，不动声色地补充说，“至少，我不是。”

考罗琳叹了口气。

“请问，你叫什么名字?”考罗琳问那只猫，“瞧，我叫考罗琳。行吗?”

猫缓慢而谨慎地打了个呵欠，露出了骇人的粉红色舌头。“猫没有名字。”它说。

“没有名字?”考罗琳说。

“没有，”猫说，“听着，你们人类有名字。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谁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名字。”

考罗琳觉得，这只猫太自大了，让人受不了。在它看来，它才应该是这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。

她有点想对它厉害点，又有点想对它客气和遵从。客气的那一半想法占了上风。

“请问，这是什么地方?”

猫朝四周扫了一眼。“这里就是这里。”猫说。

“这我也看到了。那么，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?”

“跟你一样。我走过来的，”猫说，“就像这样。”

考罗琳看着那只猫从草地上慢慢地走过去。它走到了一棵树的后面，但并没有从树后面走出来。考罗琳走向那棵树，朝树后面看去。猫不见了。

她朝房子走回去。她的身后又传来了客气的声音。这是那只猫的声音。

“顺便提一句，”它说，“你带着护身符，还是明智的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紧抓着它不放。”

“护身符?”

“没错，”猫说，“反正——”

它停顿了一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。

接着它蹲伏着，慢慢地向前走了两三步。它似乎在追踪一只看不见的老鼠。它突然转身，朝着树林冲去。

它消失在了树林里。

考罗琳不知道猫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她也不知道在她原来的世界里，是不是猫都能说话，只是故意不说话，还是只有当它们在这里的时候才能说话——不管这里是哪里。

她沿着砖砌的台阶，走到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正门。蓝色和红色的灯不停地闪烁着。

门微微地开着。她在门上敲了一下，但刚敲了一下门就打开了，考罗琳走进了屋子。

屋子里很暗，有股灰尘和天鹅绒的味道。门在她身后猛地关上了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考罗琳摸索着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前厅。她的脸擦到了一样柔软的东西。那是布幔。她伸出手，推开了布幔。

她眨着眼睛站在天鹅绒幕布的另一边，站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剧场里。远处，在这间房间的另一头，有一个高高的木头舞台，上面空荡荡和光秃秃的，一盏昏暗的聚光灯从上面照在舞台上。

在考罗琳和舞台之间有许多座位。一排又一排的座位。她听到了拖着脚走路的声音，一束左右摇晃的灯光朝她照过来。等到灯光近了，她才看到，一条黑色的苏格兰大狗的嘴里叼着一只手电筒，灯光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，这条狗因为上了年纪，口鼻部都变

成了灰色。

“你好。”考罗琳说。

狗把手电筒放在地上，抬头望着她。“行啦。把你的票给我看看。”它粗暴地说。

“票？”

“没错，票。你知道，我没工夫跟你闲扯。没有票你不能看表演。”

考罗琳叹了口气。“我没有票。”她承认道。

“又来了，”狗闷闷不乐地说，“就这么进来了，胆子太大了。‘你的票呢？’‘没票。’我真搞不懂……”狗摇了摇头，又耸了耸肩。“那就来吧。”

它叼起了手电筒，快步朝黑暗中走去。考罗琳跟着它。它走到靠近舞台前面的时候，停了下来，用手电筒照着一个空位子。考罗琳坐下来，狗走开了。

等到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，她才发觉，其他的座位上坐的都是狗。

舞台的后面突然传来了嘶嘶的声音。考罗琳断定这是一张老唱片放在一个老唱机上发出的声音。嘶嘶声接着变成了小号声，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走上了舞台。

斯宾克小姐骑着一辆独轮自行车，手里抛接着球。福塞伯小姐拿着一篮花，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把花瓣撒在舞台上。她们走到了舞台前面，斯宾克小姐灵巧地从独轮车上跳下来，两个老女人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所有的狗都敲打着尾巴，热情地叫起来。考罗琳礼貌地鼓了

鼓掌。

随后她们解开了蓬松的圆鼓鼓的外套，并打开了外套。不止是她们的外套打了开来：它们的脸像空贝壳一样，也打开了。从圆鼓鼓的空身体里，走出来两个年轻女子。她们苗条，面色苍白，相当漂亮，也有黑色的纽扣眼睛。

新的斯宾克小姐穿着绿色的紧身衣，足蹬快到大腿的棕色长靴。新的福塞伯小姐身穿白色的裙子，金色的长发上插着花。

考罗琳将后背紧紧地贴在椅子上。

斯宾克小姐走下舞台，唱针划过唱片，小号的声音尖厉地响着，然后噪音突然停止了。

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。”她旁边座位上的小狗低声说。

另一个福塞伯小姐从舞台一角的盒子里，拿出了一把刀。“我手里是不是拿着一把匕首?”她问。

“是!”所有的小狗都叫喊起来，“是匕首!”

福塞伯小姐行了一个屈膝礼，所有的狗又喝起彩来。考罗琳这次不肯鼓掌了。

斯宾克小姐回到舞台上。她拍着大腿，所有的小狗都汪汪地叫起来。

“现在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米里亚姆和我很荣幸地为我们剧院的观众，表演一个全新和刺激的节目。有没有人自愿上台来啊?”

考罗琳旁边的小狗用它的前爪捅了捅她。“就是你。”它用嘶嘶的声音说。

考罗琳站起来，从木头的台阶走到了舞台上。

“能不能给这位年轻的自愿者以热烈的掌声?” 斯宾克小姐问。

狗发出汪汪的尖叫声，尾巴敲打在天鹅绒的座椅上。

“哦，考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考罗琳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们互相并不认识，对吧？”

考罗琳看着这位长着一双黑色纽扣眼睛的苗条年轻女人，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“听好了，”另一个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站到那边去。”她把考罗琳领到舞台边上的一块木板前，把一个气球放在考罗林的头顶上。

斯宾克小姐走到福塞伯小姐的身边。她用一条黑色的围巾，蒙住了福塞伯小姐的纽扣眼睛，然后把刀放在她的手上。接着她将福塞伯小姐转了三四圈，最后对准了考罗琳。考罗琳屏住了呼吸，十指紧紧地握成了拳。

福塞伯小姐将刀对着气球扔过去。气球发出了响亮的爆裂声，刀扎进了考罗琳脑袋上方的木板中，在那里嗡嗡作响。考罗琳吐了一口气。

众狗兴奋得发疯。

斯宾克小姐给了考罗琳非常小的一盒巧克力，感谢她做了这么好的游戏。随后考罗琳回到了座位上。

“你的表现很出色。”小狗说。

“谢谢。”考罗琳说。

福塞伯小姐和斯宾克小姐开始用大木棒玩起杂耍来。考罗琳打开了那盒巧克力。那条小狗眼巴巴地望着巧克力。

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她问那条小狗。

“好的，谢谢，”小狗低声说，“只要不是太妃口味的就行。它们

都让我流口水了。”

“我以为巧克力对狗没有好处呢。”她说，她还记得福塞伯小姐曾对她说过的话。

“也许你那里的地方是这样，”小狗低声说，“在这儿，我们都吃巧克力。”

在黑暗中，考罗琳看不出巧克力的样子。她试探性地咬了一块，结果是椰子口味的巧克力。考罗琳不喜欢椰子。她把这块巧克力给了小狗。

“谢谢。”小狗说。

“不客气。”考罗琳说。

福塞伯小姐和斯宾克小姐还在表演节目。福塞伯小姐坐在一个梯子上，斯宾克小姐站在梯子的底层。

“用什么名字呢?”福塞伯小姐问，“我们就用另一种闻起来很香的玫瑰当名字吧。”

“你还有巧克力吗?”小狗问。

考罗琳又给了小狗一块巧克力。

“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我是谁。”斯宾克小姐对福塞伯小姐说。

“这一段很快就要结束了，”小狗低声说，“然后她们就要开始跳民间舞了。”

“这儿存在多久了?”考罗琳问，“这个剧院?”

“一直存在，”小狗说，“永远都存在。”

“给你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拿着巧克力。”

“谢谢。”小狗说。考罗琳站起来。

“一会儿见。”小狗说。

“再见。”考罗琳说。她走出了剧院，走回到花园里。在日光下，她不得不眯起了眼睛。

她的另一对爸爸妈妈并排站着，正在花园里等着她。他们面带着微笑。

“你玩得开心吗?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。

“很有趣。”考罗琳说。

他们三个人一起往考罗琳的另一个家走去。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，用她长长的苍白手指抚弄着考罗琳的头发。考罗琳甩了甩头。“别碰我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的另一个妈妈把手拿开了。

“那么，”她的另一个爸爸说，“你喜欢这儿吗?”

“应该喜欢吧，”考罗琳说，“这儿要比在家里有趣多了。”

他们走进了屋里。

“我很高兴你喜欢这儿，”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说，“因为我们很愿意你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永远留在这里。”

“嗯。”考罗琳说。她把手插进了口袋里，考虑着这个提议。她的手摸到了一块石头，那是真正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在今天的早些时候给她的，石头上面还有一个洞。

“要是你想留下来，”她的另一个爸爸说，“我们还得做一件小事情，好让你能够永远留在这里。”

他们走进了厨房。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瓷盘，上面放着一个黑色的线团，还有一根银色的长针，它们的边上有两个黑色的纽扣。

“我不想留下来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噢，可是我们想让你留下来，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，“我们想让你留下来。而这不过是小事一桩。”

“不会痛的。”她的另一个爸爸说。

考罗琳知道，每当大人说不会痛，那就一定痛。她摇了摇头。

她的另一个妈妈快乐地微笑着，她脑袋上的头发像海里的植物一样摆动着。“我们只想让你得到最好的。”她说。

她把手放在考罗琳的肩上。考罗琳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考罗琳说。她把手伸进口袋里。她的手指紧紧地攥着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。

她另一个妈妈的手像受到惊吓的蜘蛛一样，急忙从考罗琳的肩上缩了回去。

“你想走就走吧。”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好吧，那我们一会儿见，”她的另一个爸爸说，“等你回来。”

“嗯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到那时，我们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一样地在一起了，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，“永远在一起。”

考罗琳后退了一步。她转过身去，急忙走进了客厅，她推开了角落里的那扇门。现在这儿没有砖墙——只有黑暗，在这黑得像地下的黑暗中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考罗琳迟疑着。她转过身去。她的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爸爸手挽着手，正朝她走来。他们用黑色的纽扣眼睛看着她。至少她认为他们在看着她。她无法确定。

她的另一个妈妈将腾出来的那只手伸出来，用一根苍白的手指温柔地召唤她。她没有血色的嘴唇动着："快点回来。"然而却没有声音发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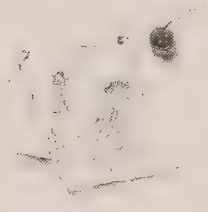
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走进了黑暗中，这里有奇怪的低语声，还有远处传来的风的怒吼声。她越来越肯定在她身后的黑暗中有个东西：非常老和非常缓慢的东西。她的心怦怦地跳着，声音响得让她都害怕心会从胸膛里蹦出来。她迎着黑暗闭上了眼睛。

终于，她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于是睁开了眼睛，吓了一跳。她撞到了她家客厅里的一把扶手椅。

在她身后敞开的门口，一堵红砖墙挡在那里。

她回到了家里。

5



考罗琳用那把冰凉的黑钥匙，锁好了客厅的门。

她走进厨房，爬到椅子上。她想把那串钥匙放回到门框顶上。她试了四五次才不得不接受她还不够高的事实，于是她把钥匙放在门旁边的橱柜台面上。

她妈妈出去买东西，还没有回来。

考罗琳走到冰箱前，从底层的格子里拿出来一块剩下的冻面包。她为自己做了烤面包，并涂上了果酱和花生酱。她还喝了一杯水。

她等着她的爸爸妈妈回来。

天开始变黑的时候，考罗琳用微波炉为自己热了一个冻比萨饼。

然后考罗琳看起了电视。她不知道为什么大人给自己的都是好节目，都是些让人兴奋不已的节目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始打呵欠了。然后她脱衣服、刷牙、上床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走进她爸爸妈妈的房间，可是他们的床没有人睡过，他们不在这里。她吃了罐装的意大利面条当早餐。

到了中饭的时候，她吃了一块巧克力和一个苹果。这个苹果已经变黄了，而且有点干枯，不过味道很甜很好。

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她下楼去见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。她吃了三块粗面饼干，喝了一瓶酸橙汽水和一杯淡茶。这个酸橙汽水非常有意思，它的味道一点都不像酸橙，倒像是鲜绿色的化学制品。考罗琳对它喜欢得不得了，她真希望家里也有这种酸橙汽水。

“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怎么样?”斯宾克小姐问。

“不见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从昨天起，我就没见过他们两个人。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想我可能已经变成只剩下一个孩子的家庭了。”

“告诉你妈妈，我们找到了‘格拉斯哥帝国’的剪报，我们告诉过她有关的情况。米里亚姆跟她说起来的时候，她似乎很感兴趣。”

“她神秘地失踪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相信我爸爸也一样。”

“宝贝儿，恐怕我们明天一天都不在家，卡罗琳。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我们要去皇家坦布里奇韦尔斯，去在那儿的阿普尔的侄女家。”

她们给考罗琳看了一本相片簿，上面有斯宾克小姐侄女的照片，随后，考罗琳就回家了。

她打开自己的储蓄盒，然后去了超市。她买了两大瓶酸橙汽水、一个巧克力蛋糕、一袋苹果，回到家里，她把这些东西当晚饭吃掉了。

她刷过牙齿，走进了爸爸的办公室。她打开他的电脑，写了一个故事。

考罗琳的故事

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苹果。她很喜欢跳舞。她跳啊跳啊，直到她的脚最终变成了香肠。

她把这个故事打印出来，关掉了电脑。然后她在纸上的这段话下面，画了一个跳舞的小女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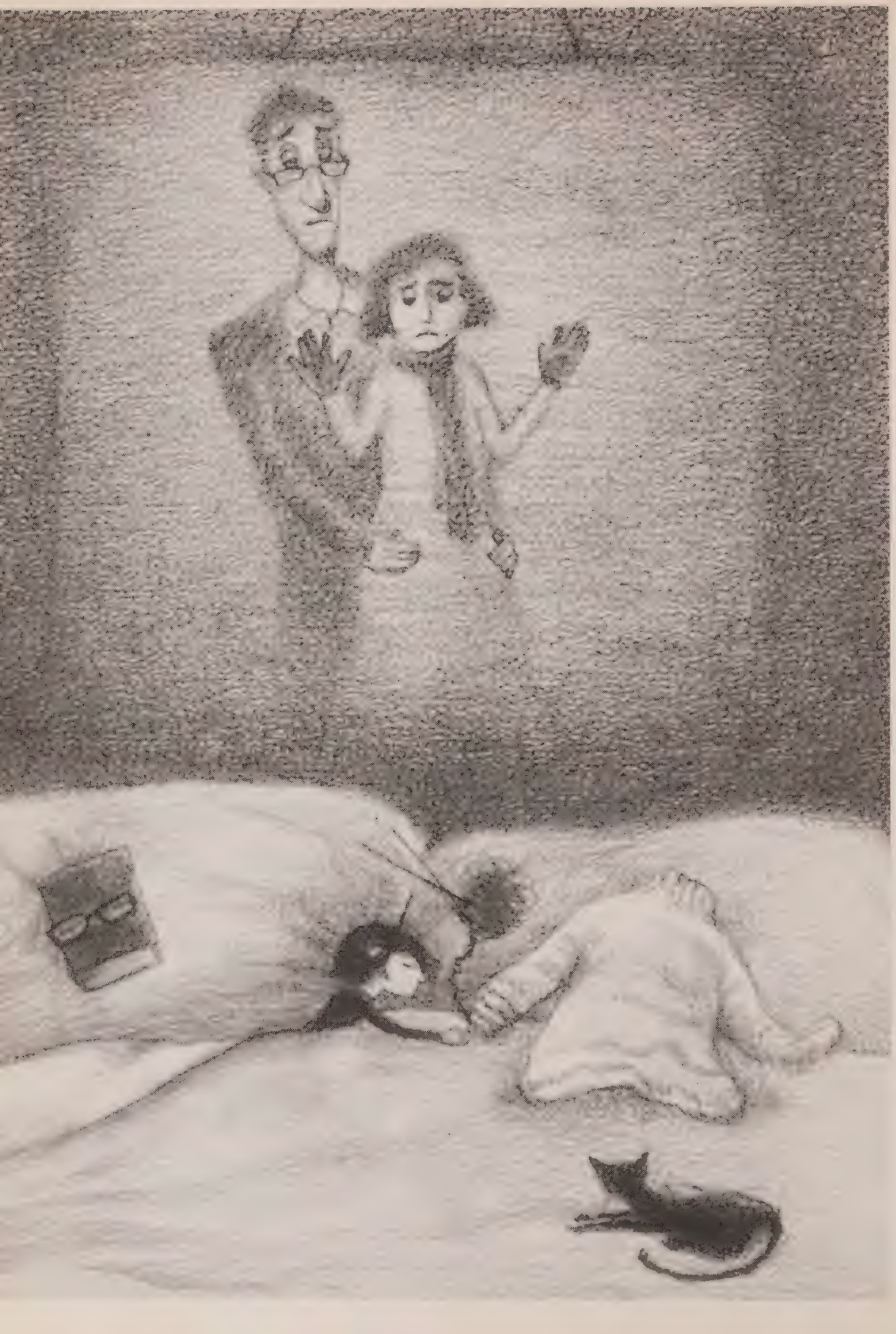
她安排自己洗了一个有很多泡泡的泡沫浴，泡泡都溢到了外面，洒得地上到处都是。她擦干身体，努力把地板擦干净，然后上床睡觉。

考罗琳在夜里醒了过来。她走进了爸爸妈妈的卧室，可床是铺好的，而且是空的。数字钟上的绿色数字显示为凌晨 3:12。

半夜里，孤身一人的考罗琳开始哭了。在这空荡荡的公寓里没有别的声音。

她爬到了爸爸妈妈的床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就睡着了。

冰凉的爪子拍打考罗琳的脸，叫醒了她。她睁开眼睛。一双



绿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她。原来是那只猫。

“你好,”考罗琳说,“你怎么进来啦?”

猫什么也没说。考罗琳下了床。她穿着一件长长的T恤衫和一条睡裤。“你是来报信吗?”

猫打了个呵欠,眼睛放出了绿光。

“你知不知道妈妈和爸爸在哪儿?”

猫对着她慢慢地眨了眨眼睛。

“这是不是表示知道?”

猫又眨了眨眼睛。考罗琳断定这就是表示它知道。“你带我去找他们好吗?”

猫盯着她,接着走到了走廊。她跟着它。它顺着过道走到头才停下来,那儿挂着一面大穿衣镜。以前,这面镜子一直都是衣橱里面的镜子。他们搬进来时,这面镜子就已经挂在墙上,虽说考罗琳的妈妈偶尔说起过,要用一样新的东西来替换它,但她一直没有做。

考罗琳打开了走廊里的灯。

镜子里显示出她身后的过道,这是意料之中的。但现在镜子里也反射出了她的爸爸妈妈。他们难受地站在反射的走廊上。他们似乎既悲伤又孤独。就在考罗琳看着他们的时候,他们用软绵绵的手对她慢慢地挥了挥。考罗琳的爸爸用手搂着她的妈妈。

考罗琳的妈妈和爸爸在镜子里望着她。她的爸爸张开嘴,说了什么,不过她根本听不到。她妈妈把气哈在镜面玻璃的内侧,在雾气消退之前,她用食指的指尖赶紧写下了:

救　命

镜子内侧的雾气消退了，她的爸爸妈妈也消退了，现在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只有过道、考罗琳和猫。

“他们在哪儿?”考罗琳问猫。猫不作回答，不过考罗琳能想像出它的声音，干得就像冬天窗台上的死苍蝇，它说，喔，你认为他们在哪儿呢?

“他们回不来了，对不对?”考罗琳说，“他们想回也回不来了。”

猫对她眨了眨眼睛。考罗琳将它看做是同意的表示。

“好吧，”考罗琳说，“那么我想，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。”

她走进了爸爸的书房，坐在他的桌前。然后她拿起了电话，打开电话簿，拨通了当地警察局的电话。

“警察局。”一个生硬的男性声音说。

“你好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名字叫考罗琳·琼斯。”

“小姑娘，过了睡觉时间你还没有睡，对吧?”这个警察说。

“可能吧，”考罗琳说，她不想把话题岔开，“我要报案。”

“报什么案?”

“绑架案。大人被绑架了，真的。我的爸爸妈妈被偷走了，被带到我们家走廊镜子里的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谁把他们偷走的?”警察问。考罗琳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笑意，于是她格外努力，想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像个大人，让他认真对待自己。

“我想，我的另一个妈妈把他们俩抓住了。她也许想把他们关起来，把黑色的纽扣缝在他们眼睛上，她抓住他们，也有可能是为了把我引诱到她的手指能伸到的地方。我不能确定。”

“唔。她的魔爪真恶毒，对吧？”他说，“嗯。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，琼斯小姐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是什么？”

“让你妈妈给你弄老大一杯热巧克力，再给你老大一个拥抱。为了驱走噩梦，没有比热巧克力和拥抱这样更好的东西了。要是她因为在夜里的这时候被叫醒而责备你，你就告诉她，警察就是这么说的。”他用低沉和让人放心的声音说。

考罗琳并没有感到放心。

“等我见到她的时候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会这样告诉她的。”她放下了电话。

那只黑猫坐在地板上，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它一直都在理毛，现在它站起来，带路走到了走廊。

考罗琳回到了自己的卧室，穿上了蓝色的睡衣和拖鞋。她到水池下面找手电筒，而且找到了一支，不过因为时间太长，电池都用完了，手电筒仅能发出稻草颜色的微光。她又把它放回去，找到了一盒应急用的白色蜡烛，然后把一根蜡烛插在烛台上。她在每个口袋里都放了一个苹果。她拿了那串钥匙，将那把黑色的旧钥匙从环上取下来。

她走进了客厅，望着那扇门。她有种感觉，那扇门也在望着她，她知道这很傻，但再仔细想想，这有可能是真的。

她回到了自己的卧室，在牛仔裤的口袋里翻着。她找到了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，把它放进了睡衣的口袋里。

她用火柴点燃了蜡烛，看着它哔剥作响地亮了起来，然后她拿起了那把钥匙。钥匙在她手里还是很凉。她把钥匙插进了门上的

钥匙孔，但是没有转动钥匙。

“在我小时候，”考罗琳对猫说，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还住在老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家的房子和商店之间有片荒地，爸爸会带我去那儿散步。

“那儿并不是最适合散步的地方，真的。那儿有人们丢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——旧炊具、破盘子、没有胳膊没有腿的玩具娃娃、空罐子和破瓶子。妈妈和爸爸要我保证不去那里探查，因为那儿有太多尖利的东西，还有破伤风杆菌之类的东西。

“可我总是对他们说，我想去那儿探查。所以有一天，我爸爸穿上棕色的大靴子，戴上了手套，我也穿上了靴子和牛仔裤，套上了毛衣，然后我们就去散步了。

“我们大概走了有二十分钟。我们走到了一个山丘下面，准备到谷底的一条小溪去，就在这时，我爸爸突然对我说，‘考罗琳——快跑。往山丘上面跑。快！’他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，所以我照做了。我往山丘上面跑去。在我跑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我的手臂，但我还是继续跑。

“等我跑到山丘顶上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人在我后面噔噔地往山上爬。原来是我爸爸，他像犀牛一样地冲上来。等他赶到我跟前时，他用胳膊夹着我，把我带到了山丘的边上。

“我们就停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并且朝山下的溪谷望去。

“满天都是纷飞的黄蜂。在我们走路的时候，肯定踩到了烂树枝上面的黄蜂巢。而就在我往山上跑的时候，我爸爸留在那里让黄蜂叮，为我争取了逃跑的时间。他跑的时候，眼镜都掉了。

“我的手臂只被叮到了一个地方。而他被叮到了三十九个地

方，浑身都是。后来在洗澡的时候，我们数过。”

黑猫开始洗起自己的脸和胡子来，它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。考罗琳蹲下来，抚摸它的颈背部。猫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走到她够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又坐下来，抬头望着她。

“于是，”考罗琳说，“那天傍晚，我爸爸又回到了荒地，把他的眼镜取回来。他说，要是换一天去拿，他就可能记不得眼镜掉在哪儿了。

“他戴着眼镜，很快就回到了家里。他说，当时他站在那里，黄蜂叮他，刺痛了他，他并不害怕，他一直看着我跑掉。因为他知道，他必须给我足够的时间逃跑，要不然黄蜂就会来追我们两个人。”

考罗琳转动着门上的钥匙。随着钥匙的转动，发出了“噔”的响亮声。

门一下子开了。

门的另一边没有砖墙：只有黑暗。一阵冷风从走廊上吹过来。

考罗琳站在原地，没有穿过这道门。

“他还说，他站在那里被黄蜂叮，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勇敢，”考罗琳对猫说，“不是因为勇敢，而是因为他不害怕：这只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可是他再回去拿眼镜的时候，他知道黄蜂还在那儿，那时他真的害怕了。那才是勇敢。”

她迈了一步，走进了黑暗的走廊。

她闻到了灰尘、潮湿和发霉的味道。

猫在她的身边跟着她走。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猫问，不过它的声音听上去并不怎么感兴趣。

“因为，”她说，“在你害怕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把事情完成，那才叫勇敢。”

一路上蜡烛在墙上投下了巨大、怪异和闪烁不定的影子。她听到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行走，就在她的附近，或是在她的旁边，她无法知道。不管这是什么东西，它似乎在和她齐步前进。

“那么，这就是你回到她的世界的原因吗？”猫说，“就因为你爸爸曾经把你从黄蜂中救出来吗？”

“别傻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因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才会去救他们。要是他们发现我不见了，我敢说，他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来救我的。你知道你又在说话了吗？”

“我多么幸运啊，”猫说，“跟这么有学问和聪明的伙伴一起走。”它说话时仍带着挖苦的口气，但它身上的毛都立了起来，刷子一样的尾巴伸向了空中。

考罗琳正要说些什么，比如对不起，或者上次走的路没有这么长之类的话的时候，蜡烛熄灭了，像是有人突然用手把它掐灭的。

周围响起了摸索和轻快的脚步声，考罗琳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膛里乱撞。她伸出了一只手……摸到了一缕缕的东西，像蜘蛛网一样擦在她的双手和脸上。

过道尽头的电灯亮了，身处黑暗的考罗琳一下子被晃花了眼。一个女人站立着，她被灯光照亮的身影就在考罗琳前面不远的地方。

“考罗琳？宝贝儿？”她喊道。

“妈妈！”考罗琳说，她急切而宽慰地朝前跑去。

“宝贝儿，”那女人说，“为什么你要回避我？”

考罗琳已经近得刹不住脚了，她感觉到另一个妈妈用冰冷的胳膊抱住了她。另一个妈妈紧紧抱住她的时候，她站在那里，身体僵硬而且抖个不停。

“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?”考罗琳问。

“我们就在这里，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，她的声音跟她真正的妈妈非常接近，考罗琳几乎分辨不出来。“我们就在这里。我们准备好了爱你，跟你玩，养育你，让你的生活充满乐趣。”

考罗琳往后挣，另一个妈妈不情愿地放开了她。

一直坐在走廊上一把椅子里的另一个爸爸，微笑着站起来。“到厨房里来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为大家做了夜点心。你要喝点什么吗——热巧克力怎么样?”

考罗琳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镜子前面。镜子里没有别的映像，只有一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小女孩，她看上去好像刚刚哭过，只是她的眼睛是真正的眼睛，而不是黑色的纽扣，她紧紧地抱着蜡烛已经熄灭的蜡烛台。

她看着镜子里的女孩，镜子里的女孩也看着她。

我要勇敢点，考罗琳想，不，我本来就很勇敢。

她把蜡烛台放在地上，然后转过身去。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爸爸带着饥渴的神情看着她。

“我不需要点心，”她说，“我有一个苹果。看到了吧?”于是她从睡衣口袋里拿出来一个苹果，津津有味地咬了一口，假装很好吃的样子。

另一个爸爸显得很失望。另一个妈妈微笑着，露出了满口的牙齿，每一颗牙齿都显得有点过长。走廊上的灯光把她的黑色纽

扣眼睛照得闪闪发亮。

“你们吓唬不了我，”考罗琳说，其实他们让考罗琳非常害怕。“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回来。”

这个世界的边缘似乎闪了一道微光。

“我能对你过去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呢？如果他们离开了你，考罗琳，那肯定是因为他们对你感到厌倦了，或者是累了。好啦，我永远都不会厌倦你的，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的。你和我在这里会很安全的。”她另一个妈妈光亮的黑发，像海洋生物的触角一样在头上摆来摆去。

“他们才不会厌倦我呢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你骗人。你偷走了他们。”

“傻瓜，考罗琳你这个傻瓜。不管他们在哪儿，他们都很好。”

考罗琳只是怒视着另一个妈妈。

“我可以证明这一点。”另一个妈妈说，她用白色的长手指在镜子的表面擦了擦。镜子模糊起来，像一条龙把气哈在镜面上一样，可接着它就变得清晰起来。

镜子里面已经是白天了。考罗琳顺着走廊望去，一直能望到她家的前门。有人从外面打开了门，考罗琳的妈妈和爸爸走进了门。他们拿着手提箱。

“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。”考罗琳爸爸说。

“没有考罗琳来打扰，真是太好了，”她妈妈带着快乐的微笑说，“现在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如出国旅行，也不会因为有个小女儿而妨碍我们了。”

“而且，”她爸爸说，“知道她的另一个妈妈会比我们更好地照顾她，我也感到很放心。”

镜子模糊和暗淡下去，里面的映像再次变成了黑夜。

“明白了吧?”另一个妈妈说。

“不明白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明白。而且我也不相信。”

她希望她刚才看到的不是真的，不过她不能肯定，尽管她语气坚定。在她的心里面有一丝怀疑，就像苹果核里的一条小虫。接着她抬起头来，望着她另一个妈妈脸上的表情：明显愤怒的表情，像夏日的闪电一样从她的脸上一闪而过，考罗琳在心里确定了，她在镜子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假象。

考罗琳坐在沙发上，吃起了苹果。

“行啦，”她的另一个妈妈说，“别难为人了。”她走进客厅，拍了两下手。随着一阵沙沙的声音，一只黑色的老鼠出现了。它抬头盯着她。“去把钥匙给我拿来。”她说。

老鼠吱吱地叫了几声，然后穿过了那扇通往考罗琳自己家的敞开的门。

老鼠回来了，它的身后拖着一把钥匙。

“在这边，为什么你没有自己的钥匙?”考罗琳问。

“只有一把钥匙。只有一扇门。”另一个爸爸说。

“嘘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你绝对不要再用这种琐碎的事情来烦宝贝考罗琳的脑子了。”她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，转动了一下。锁很不灵活，但“噔”的一声锁上了。

她把钥匙放进了围裙口袋里。

外面的天空已经开始发亮了，呈现出了灰色。

“如果我们不吃夜点心的话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我们就需要美美地睡上一觉。我要回去睡觉了。你也得去睡觉。”

她把长长的白手指放在另一个爸爸的肩上，和他走出了房间。

考罗琳走到客厅尽头的那扇门前。她用力地拉门，但门被紧紧地锁上了。她另外的一对爸爸妈妈的卧室的门，现在也关上了。

她确实很累了，可她不想睡在这间卧室里。她不想和她的另一个妈妈睡在同一个屋檐下。

前门没有锁。考罗琳走到外面，迎着曙光，走下石头台阶。她坐在台阶的底层。外面很冷。

有个毛茸茸的东西以柔和讨好的动作，碰了碰她身体的侧面。考罗琳吓了一跳，等她看清是什么东西以后，才舒了一口气。

“喔，是你呀。”她对黑猫说。

“看到了吧?”猫说，“把我认出来并不太难，对吧？哪怕没有名字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我想叫你怎么办?”

猫皱了皱鼻子，竭力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。“叫猫出来，”它自信地说，“这有点自不量力。跟叫旋风出来差不多。”

“要是到了晚饭时间怎么办?”考罗琳问，“你就不想有人叫你吃饭吗?”

“当然，”猫说，“不过只要叫‘吃饭啦’就行。看到了吧？用不着名字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我来?”考罗琳问猫，“她为什么要我留在这里，和她在一起?”

“我想，她想有可以去爱的东西吧，”猫说，“这样东西不是她的。她也许还想有可以吃的东西吧。像这种怪物，谁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你有什么建议?”考罗琳问。

猫看上去好像又要说挖苦的话了。随后它抖了一下胡子,说:“跟她挑战。不能保证她会公平竞争,不过像她这种怪物喜欢玩游戏和接受挑战。”

“这是什么怪物啊?”考罗琳问。

可是猫没有回答,只是舒服地伸了个懒腰,走开了。接着它又停下了脚步,转过身来说:“如果我是你,我就进到屋子里。睡一下吧,明天可不好过呢。”

随后猫就不见了。考罗琳也觉得猫的话有道理。她悄悄地走回到安静的屋子里,经过关着的卧室门,另一个妈妈和爸爸就睡在里面……他们在干什么呢?她觉得奇怪。在睡觉呢?还是在等着什么?然后她走到了她那关着的卧室门口,要是她打开卧室的门,或许会发现里面是空的,更确切地说,那应该是一个空房间,在她打开房门之前,房间一直都是空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,这让人感到安心了一些。考罗琳走进了模仿她自己卧室的粉红色和绿色相间的房间。她关上了门,把玩具箱拖到了门前——尽管它挡不住什么人,不过她希望,要是有人去移动它,发出的声音会把她吵醒。

箱子里的玩具一直都很安静,只在她移动箱子的时候,玩具才被惊动而发出咕哝声,但随后又恢复了平静。考罗琳检查了她的床底下,找了找老鼠,可是床下面什么都没有。她脱掉了睡衣和拖鞋,爬到了床上,才回想了一下猫说的挑战的含义,就进入了梦乡。

6

上午十点左右，太阳照在考罗琳的脸上，把她唤醒了。

她一时产生了错觉。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；她甚至都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是谁。当我们早晨醒过来时，往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床上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这太让人惊讶了。

有时候，她做白日梦的时候，会梦见自己去北极探险，去亚马孙雨林探险，或是去非洲探险，直到有人拍她的肩膀，或叫她的名字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她才会从百万英里远的地方回过神来，这才想起来自己是谁，名字叫什么，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些地方。

现在，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她想起来自己是考罗琳·琼斯。是的。她在一个绿色和粉红色相间的房间里，一只大大的彩色纸蝴蝶在天花板上拍动着翅膀，它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让考罗琳知

道，她是在哪里醒过来的。

她从床上爬下来。在白天，她决定不穿睡裤、睡衣和拖鞋了，哪怕这意味着她得穿另一个考罗琳的衣服。（有没有另一个考罗琳呢？没有，她意识到，这儿没有。这儿只有她自己。）不过，衣橱里没有平常穿的衣服，都是些化装舞会上穿的衣服，或者说（她认为）是那种她喜欢挂在自己家衣柜里的衣服：衣橱里面有一件破烂的女巫服；一件打着补丁的稻草人衣服；一件未来战士的衣服，衣服上面有很多极小的闪闪发光的数字灯；一件紧身晚礼服，上面缀满了羽毛和亮片。最后，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，它就像是由天鹅绒般的黑夜做成的，还找到了一件浓雾颜色的灰色套头衫，布料上隐约的小星星在闪闪烁烁。

她穿上了牛仔裤和套头衫，然后又穿上了一双亮橙黄色的靴子，那是她在小橱的底层找到的。

她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了最后一个苹果，然后又从同一个口袋里，把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拿了出来。

她把石头放进了牛仔裤的口袋里，她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，就像从雾里走了出来。

她走进了厨房，可是里面没有人。

不过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公寓里面有人。她从走廊上一直走到了她爸爸的工作室，发现那里面有人。

“另一个妈妈在哪儿？”她问另一个爸爸。另一个爸爸在工作室里，像她爸爸一样坐在书桌前，不过他根本就不在工作，甚至连园艺手册都不看，不像她自己的爸爸，会看看园艺手册假装在工作。

“在外面，”他告诉她，“在钉门。家里有害人精。”他似乎很高兴有人可以说话。

“你说的是老鼠吗?”

“不，老鼠是我们的朋友。这是另外一种东西。黑色的大家伙，尾巴翘得高高的。”

“你是说猫吧?”

“就是那个家伙。”另一个爸爸说。

今天他看上去不太像她真正的爸爸。他的脸模糊不清，像开始发酵的面包团，凹凸不平和裂缝都被抹平了。

“其实，她不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不应该和你谈话，”他说，“不过你不必担心。她不常出去。我们会好好款待你的，让你连家都不想回了。”他闭上了嘴，双手叠放在膝上。

“那我现在做什么?”考罗琳问。

另一个爸爸指了指自己的嘴唇。一阵沉默。

“如果你不和我说话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就要去探查。”

“没有用，”另一个爸爸说，“除了这儿没什么地方好去。这儿全都是她一手造出来的：这座房子、花园，还有房子里的人。她把这一切造出来，然后等待着。”说完他露出尴尬的表情，又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好像他刚才说得太多了。

考罗琳走出了他的书房。她走进客厅，走到那扇旧门前，她对着那扇门又拽又拉又摇。不行，门被紧紧地锁着，钥匙被另一个妈妈拿着。

她环顾了这间屋子，它显得那么熟悉，却又让人感到非常陌生。所有的一切都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：这里有她奶奶留下来

的，带有怪味道的家具，墙上挂着一碗水果的画（一串葡萄、两个李子、一个桃子和一个苹果），有一张狮子脚的木头矮桌，还有一个壁炉，似乎能把房间里的热量全都吸走。

不过还有一样别的东西，一样她不记得以前见过的东西：一个玻璃球，放在壁炉架上。

她走到了壁炉前，踮着脚把它拿下来。这是一个雪景玻璃球，里面有两个小小的人。考罗琳晃了晃它，让雪花飞起来，白色的雪花从水中落下来，闪闪发光。

她把雪景玻璃球放回到壁炉架上，继续寻找她真正的爸爸妈妈和可以出去的路。

她走出了这个公寓。她经过了那道闪烁着灯光的门，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在门那面永无休止地表演着节目，她往树林走去。

在考罗琳自己的地方，一旦你穿过这片树林，就能看到草地和旧网球场。在这个地方，这片树林更大，而且你越往前走，树木就变得更加粗糙和更不像树。

没走多久，这些树就变成大概的样子了，只有树的意思：下面是带有浅灰色的棕色树干，上面是带有绿斑的像树叶的东西。

考罗琳猜测，另一个妈妈也许对树没有兴趣，要不然就是她对这个环节不想太花心思，因为应该没有人会走这么远。

她继续走着。

走着走着就起雾了。

它不像正常的雾那样潮湿。它不冷也不热。它让考罗琳感觉她并没有走在雾里。

我是一个探险家，考罗琳心里想。我一定要找到出路，所以我要一直走下去。

她走进了一个空白无物的世界里，它像一张白纸，或是一个大而无边的空荡荡的白房间。这个世界里没有温度、没有气味、没有质地、没有味道。

这肯定不是雾，考罗琳想，虽说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有一阵子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瞎了。不过没有，她能看见自己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她的脚下没有地面，只有奶白色的雾。

“你想过你在干什么吗？”一个身影在她的身旁说。

过了片刻，她的眼睛才看清了它。开始，她还以为它是狮子，离她有段距离；然后她以为它是一只老鼠，就在她的附近。再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是它。

“我在探查。”考罗琳对猫说。

它身上的毛全都竖着，它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，而它的尾巴垂着，夹在两腿之间。它看上去不像是一只快乐的猫。

“坏地方，”猫说，“要是你还把它算作一个地方的话，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地方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探查。”

“这儿什么都找不到，”猫说，“这里不过是外面，这个部分她没有费心去创造。”

“她？”

“就是那个自称是你妈妈的家伙。”猫说。

“她是谁？”考罗琳问。

猫没有回答，只是在考罗琳身边，轻轻地在雾里走着。

他们的前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影子，它又高又大又黑。

“你错了！”她对猫说，“这里有东西！”

这个影子在雾里渐渐露出了原形：一座黑暗的房子从无形的白色中耸立在他们面前。

“不过那是——”考罗琳说。

“那就是你刚才离开的房子，”猫承认说，“一点没错。”

“也许我在雾里兜了个圈子。”考罗琳说。

猫将高高的尾巴尖弯成了一个问号，把头歪向一边。“你也许兜了个圈子，”它说，“我肯定不会兜圈子。其实，你没有兜圈子。”

“可是你明明离开了，怎么会又回去了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”猫说，“想一想某个人环游世界的事情。你从某个地方出发，最终又回到了那里。”

“这个世界真小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对她来讲够大的了，”猫说，“蜘蛛网只要大到可以抓住苍蝇就行了。”

考罗琳哆嗦了一下。

“另一个爸爸说，另一个妈妈要把所有的门都钉死，”她对猫说，“不让你进来。”

“她可以试一试，”猫无动于衷地说，“哦，是的。她可以试一试。”现在他们站在了树丛下面，旁边就是房子。这些树看上去真实多了。“类似这样的许多出入口，连她都不知道。”

“可是，这地方不是她创造出来的吗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创造也好，发现也好——这有什么区别？”猫问，“不管是创造还是发现，都已经过去很久了。等一下……”它颤动了一下，一跃

而起，考罗琳还没来得及眨眼睛，猫就把一只黑色的大老鼠捕在了爪子下面。“我不是特别爱吃老鼠，”猫随口说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“不过这地方的老鼠都是她的间谍。她把它们当做她的耳目来使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猫放走了老鼠。

老鼠刚跑了几步，猫又一跃而起，用一只利爪狠击了一下老鼠，又用另一个爪子将老鼠按住。“我最喜欢这一套了，”猫高兴地说，“想不想看我再来一次?”

“不想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你在折磨它。”

“嗯。”猫说。它放开了老鼠。

老鼠跌跌绊绊、呆呆地走了几步，然后开始跑起来。猫用爪子一挥，把老鼠打到了空中，然后用嘴接住了它。

“住手!”考罗琳说。

猫把老鼠放在它的两个前爪之间。“尽管如此，”猫叹了口气说，它的声音柔滑得像浸过油的丝绸，“有人说，猫捉弄猎物，还是有仁慈心的——毕竟，这个有趣的小点心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可能有机会逃走。你的晚饭有机会逃走吗?”

接着它用嘴叼着老鼠，把老鼠带进了树林里的一棵树的后面。

考罗琳又走进了那座房子。

房子里静悄悄、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她踩在地毯上的脚步声似乎都很响。尘埃飘浮在太阳的光线下。

走廊的尽头就是那面镜子。她能看到自己正在朝镜子走去，镜子里的那个她看起来要比自己勇敢。镜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在走廊上的她自己。

一只手碰到了她的肩膀，她抬头望去。另一个妈妈用大大的

黑色纽扣眼睛看着她。

“考罗琳，我的宝贝儿，”她说，“我想，现在你散步回来了，今天上午我们可以在一起玩游戏。跳房子游戏怎么样？幸福家庭游戏，还是强手棋游戏？”

“镜子里面没有你。”考罗琳说。

另一个妈妈微笑着。“镜子嘛，”她说，“从来就不可相信的。现在，我们玩什么游戏？”

考罗琳摇了摇头。“我不想和你玩游戏，”她说，“我想回家，和我真正的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想让你放了他们。把我们全放走。”

另一个妈妈非常缓慢地摇了摇头。“女儿的忘恩负义，比毒蛇的牙齿更尖利。”她说，“不过，最骄傲的人也能被爱所征服。”她白色的长手指在空中扭来扭去。

“我没有打算去爱你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不管怎样你也无法让我爱你。”

“让我们来谈谈吧。”另一个妈妈说，她转身走进了起居室。考罗琳跟着她。

另一个妈妈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来。她从沙发边上拿起一个购物袋，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白色的、沙沙作响的纸袋。

她把纸袋递到考罗琳面前。“要不要来一个？”她很有礼貌地问。

考罗琳估计纸袋里装的是太妃糖或者是奶油硬球糖，于是低头看了看。袋子里装了半袋又大又亮的蟑螂，它们争先恐后地拼命要从袋子里爬出去。

“不要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想要。”

“随你的便吧。”另一个妈妈说。她仔细地从纸袋里拿出来一个特别大和特别黑的蟑螂，摘掉它的腿（她利索地把摘下来的腿，丢进沙发旁边小桌子上的玻璃大烟灰缸里），噗的一声扔进了嘴里。她高兴地嚼着它。

“好吃。”她说，然后又拿了一个。

“你真恶心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又恶心，又邪恶，又古怪。”

“你和你妈妈说话就这种态度吗？”她的另一个妈妈问，她的嘴里塞满了蟑螂。

“你不是我妈妈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的另一个妈妈不理会这句话。“行啦，我认为你有点兴奋过头了，考罗琳。也许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绣绣花，或是画水彩画。然后是吃晚饭，晚饭之后，如果你表现好，在上床之前你可以和老鼠玩一小会儿。我会读故事给你听，帮你掖好被子，而且吻你道晚安。”她长长的白手指轻轻地摆动着，像一只疲倦的蝴蝶，考罗琳不禁颤抖了一下。

“不。”考罗琳说。

另一个妈妈坐在沙发上。她的嘴巴抿成了一条线；然后撅着嘴唇。她又把一个蟑螂扔进了嘴里，接着又是一个，就像在吃裹着巧克力的葡萄干。她的黑色纽扣大眼睛盯着考罗琳浅褐色的眼睛。她发亮的黑头发在她的脖子上和肩膀上缠绕扭动，仿佛有考罗琳摸不着也感觉不到的风吹在上面一样。

她们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。然后另一个妈妈说：“要有礼貌！”她把白色的纸袋小心地折好，以免蟑螂爬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回到购物袋里。接着她站起来，站得很高、很高，她似乎比考罗琳记忆中

的要高。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，先掏出来那把黑色的门钥匙，皱着眉头看着它，然后把它扔进了购物袋里，接着掏出来一把银色的小钥匙。她得意地高举着它。“在这儿哪，”她说，“这是给你准备的，考罗琳。这是为你好。因为我爱你，要教你有礼貌。毕竟，有礼貌才能让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。”

她把考罗琳拽回到走廊上，走到走廊尽头的镜子前面。接着她把小钥匙插进到镜子里，把钥匙转了一下。

镜子像门一样地被打开了，露出了后面黑暗的空间。“等你学得有礼貌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出来了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等你准备好当个乖女儿的时候。”

她把考罗琳拎起来，推进了镜子后面黑洞洞的地方。她的下嘴唇粘着一块蟑螂的碎片，她的黑色纽扣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。

接着她就紧紧地关上镜子门，把考罗琳留在了黑暗中。

7

考罗琳觉得就要哭出来了，但她拼命忍住了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呼出来。她伸出双手，触摸着把自己囚禁起来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和扫帚间的大小一样：它的高度允许你站或坐在里面，假如要躺下来，它的宽度和深度就不够了。

有一面墙是玻璃的，摸上去很凉。

她在这个小房间里转了一下，用手把能摸到的地方都摸遍了，想找到门把手、开关或是隐藏的插销，从这里逃出去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。

一个蜘蛛急匆匆地从她手背上爬过去，她忍着没有发出尖叫。不过，在这漆黑一片的扫帚间里，除了这个蜘蛛就只有她自己了。

接着，她的手碰到了一个东西，摸上去完全像一个人的脸颊和

嘴唇，又小又冷；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小声说："嘘！别做声！什么都别说，因为那个老恶妇会听到的！"

考罗琳什么也没说。

她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摸她的脸，手指像轻轻拍动的飞蛾翅膀，在她的脸上摸来摸去。

又传来了一个迟疑的声音，弱得让考罗琳以为是自己想像出来的，这个声音说："你是……你是活人吗？"

"是的。"考罗琳小声说。

"可怜的孩子。"第一个声音说。

"你是谁？"考罗琳低声说。

"名字、名字、名字，"另一个声音说，听起来遥远而迷惘，"名字是最先消失的东西，然后呼吸消失了，再然后心跳停了。我们保持的记忆比我们的名字要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仍然保持着这样一些画面，在五月的一天早上，我的家庭女教师拿着我的铁环和滚铁环的棍子，她的身后阳光灿烂，郁金香在微风中摇摆。不过我忘记了那位家庭女教师的名字，也忘记了郁金香的名字。"

"我认为郁金香没有名字，"考罗琳说，"它们就叫郁金香。"

"也许吧，"这个声音悲伤地说，"不过我总觉得这些郁金香应该有名字。它们有红色的、橘红色相间的、橘红黄三色的，像冬夜育儿室里炉火的余烬。我记得它们。"

这个声音听上去那么悲伤，考罗琳忍不住朝声音发出的地方伸出手去，她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，于是紧紧地握住了它。

她的眼睛开始适应了黑暗。现在，考罗琳看到了，或者说是她想像中看到了三个身影，每一个身影都像白天天空中的月亮那样，

暗淡而苍白。他们都是些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。那只冰凉的手紧紧地回握着她的手。“谢谢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“你是女孩呢，”考罗琳问，“还是男孩?”

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。“我很小的时候，穿着裙子，头发又长又卷，”那声音迟疑地说，“不过你现在这样问我，我似乎记得有一天他们给了我一条裤子，又剪掉了我的头发。”

“我们没有用心去记这种事情。”第一个声音说。

“唔，也许是个男孩吧，”被她握住手的那个人继续说，“我相信我曾经是个男孩。”这个身影在镜子后面黑暗的房间里微微地闪着光。

“你们怎么啦?”考罗琳问，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?”

“她把我们扔在了这里，”其中一个声音说，“她偷走了我们的心，她也偷走了我们的灵魂，她夺走了我们的生命，她把我们扔在这里，她把我们遗忘在了黑暗中。”

“真可怜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你们在这儿有多久了?”

“很久了。”一个声音说。

“是啊。久得时间都估算不出来了。”另一个声音说。

“我穿过洗涤室的门，”自认为可能是个男孩的声音说，“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客厅里。她正等着我。她对我说，她是我的另一个妈妈，我却再也见不到我真正的妈妈了。”

“快逃吧!”最早的那个声音说——考罗琳猜想，那是另一个女孩，“快逃吧，趁你还能呼吸，血液还能流通，心脏还能跳动。趁你还有自己的头脑和灵魂，赶快逃走吧。”

“我不能逃跑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她抓住了我的爸爸妈妈。我要去

把他们救出来。”

“是啊，可她会把你关在这里，日子变成了灰尘和落叶，岁月像滴答滴答的钟声，年复一年地流逝。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她关不住我的。”

镜子后面的房间里陷入了沉默。

“或许，”一个声音在黑暗中说，“你能战胜那个老恶妇，把你妈妈和爸爸找回来，也能让我们的灵魂获得自由。”

“她把你们的灵魂夺走了吗？”考罗琳震惊地问。

“是的。还把它们藏了起来。”

“这正是我们死了以后，也无法离开这里的原因。她把我们关起来，把我们吃掉，直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只剩下一副空壳。年轻的女主人，请帮我们找一找被藏起来的灵魂吧。”

“如果我找到了你们的灵魂，你们会怎么样？”考罗琳问。

那些声音都没有说话。

“她会对我怎么样？”她说。

淡淡的身影若隐若现地搏动着，她觉得，他们不过是些残留的影像，就跟灯熄灭以后，在眼睛里留下的亮光一样。

“你一点也不觉得痛。”一个微弱的声音轻声说。

“她会夺走你的生命，夺走你的一切，夺去你最在乎的东西，除了迷雾她什么都不会留给你。她会夺走你的欢乐。等到你醒过来的那一天，你的心和灵魂全都无影无踪。你会成为一具空壳，一缕轻烟，你不过是醒过来的一个梦，或者是被忘却的一个记忆。”

“空的，”第三个声音小声说，“空的，空的，空的，空的，空的。”

“你一定要逃走。”一个声音轻声地叹息说。

“我想我逃不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试过逃走，可是不行。她抓住了我的爸爸妈妈。你们能告诉我怎样逃出这个屋子吗？”

“如果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告诉你了。”

“可怜的人。”考罗琳自言自语地说。

她坐下来，脱掉套头衫，把它卷起来，枕在头下。“她不会永远把我关在黑暗里的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她是为了玩游戏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猫说过，她喜欢游戏和挑战。把我关在这里的黑暗中，算不上什么挑战。”她想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，扭来扭去地让自己的身体顺应镜子后面的狭小空间。

她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，于是一小口一小口地，用最慢的速度吃掉了最后一个苹果。她吃完了苹果还是感到饿。

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于是小声说：“等她来把我带出去的时候，你们不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吗？”

“我们希望能够出去，”他们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，对她叹息着说，“可是她拿走了我们的心。现在我们只能待在黑暗和空荡的地方。光线会使我们枯萎，把我们烧掉的。”

“噢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闭上了眼睛，这更加深了黑暗，她把头靠在卷起来的套头衫上，准备睡一觉。就在她渐渐睡着的时候，她觉得有个幽灵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，还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话，这个声音弱得几乎听不到，它如此虚无缥缈，让考罗琳几乎相信是她想像出来的声音。“透过石头看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接着她就睡着了。

8

另一个妈妈看上去比以前健康了，双颊露出了一点红润，头发像热天里的蛇一样，懒洋洋地蠕动着。她的黑纽扣眼睛似乎也像刚被擦过一样。

她从镜子中间挤进来，就像是在水中而不是在固体中行走似的，她低头盯着考罗琳。然后她用那把银色的小钥匙打开了门。她一下子把考罗琳抱起来，就像考罗琳真正的妈妈，在她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在怀里一样，把她当个婴儿似的抱着。

另一个妈妈把考罗琳抱进了厨房里，把她轻轻地放在了厨台上。

考罗琳挣扎着让自己醒过来，那种想继续被抱、得到更多的爱，只是一瞬间的感觉，紧接着她就知道自己在哪儿，跟谁在一

起了。

“哦，我可爱的考罗琳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我把你从小橱柜里带出来了。你需要得到一个教训，不过，我们对你的惩罚公正而仁慈；我们爱那些有过失的人，但痛恨过失。现在，只要你成为一个爱母亲的好孩子，听妈妈的话，说话彬彬有礼，你和我就绝对能相互理解，我们也绝对能爱对方。”

考罗琳把眼睛里的分泌物擦掉。

“那里面还有别的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以前的孩子，很久很久以前的小孩。”

“有吗？”另一个妈妈说。她正在锅和冰箱之间来回忙碌着，把鸡蛋、奶酪、黄油和粉红色的培根肉从冰箱里拿出来。

“有，”考罗琳说，“那里面有。我想你也打算把我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，变成一具死亡的空壳。”

她的另一个妈妈温柔地微笑着。她用一只手把鸡蛋打进碗里；用另一只手轻快地搅着鸡蛋。然后她把一块黄油丢进平底锅里；黄油在锅里嘶嘶作响，越变越小，然后她又切了薄薄的一片奶酪放进锅里。她把融化的黄油和奶酪放进蛋液里，又快速地搅起来。

“哦，我认为你真是个大傻瓜，亲爱的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我爱你。我会永远爱你的。反正聪明的人不会去相信幽灵的话，那是因为幽灵都在说谎。闻一闻我为你做的美味的早餐。”她把黄色的液体倒进锅里，“奶酪煎蛋饼。这是你最爱吃的。”

考罗琳都流口水了。“我听别人说，”她说，“你喜欢玩游戏。”

另一个妈妈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。“人人都喜欢玩游戏。”

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考罗琳说。她从厨台上爬下来，坐在了桌子旁边。

培根肉在烤炉架上咝咝作响。它的味道真香啊。

“要是你正大光明地赢了我，你不就更高兴了吗?”考罗琳问。

“有可能。”另一个妈妈说。她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但她的手指抽动着，敲个不停，还用鲜红的舌头舔了一下嘴唇。“你的提议究竟是什么呢?”

“我嘛，”考罗琳说，她紧紧地抓住桌子下面的双膝，阻止它们的抖动。“如果我输了，我就留在这里，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也会让你爱我。我会当一个最最孝顺的女儿。我会吃你做的饭，玩幸福家庭游戏，而且我会让你把纽扣缝在我的眼睛上。”

她的另一个妈妈瞪着她，黑色的纽扣眼睛一眨也不眨。“听上去非常好，”她说，“可如果你没输呢?”

“那你就放了我。你把所有的人都放掉，放掉我真正的爸爸和妈妈、死去的孩子，所有被你关在这里的人。”

另一个妈妈把培根肉从烤炉架上取下来，放在盘子里。把奶酪煎蛋饼从平底锅里移到盘子里，动作麻利地把它卷成了一个漂亮的蛋饼卷。

她把早餐盘放在考罗琳的面前，佐餐的还有一杯鲜榨的橙汁和一大杯浮着泡沫的热巧克力。

“好啊，”她说，“我喜欢玩游戏。不过是哪种游戏呢? 猜谜游戏，智力竞赛游戏还是比技能?”

“探查游戏吧，”考罗琳提议说，“找东西游戏。”

“你要在这个捉迷藏游戏中找什么东西呢，考罗琳·琼斯?”

考罗琳迟疑了一下，接着说："我的爸爸妈妈，"考罗琳说，"还有镜子后面那些孩子的灵魂。"

听到这番话，另一个妈妈得意地微笑了，让考罗琳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怀疑起来。可是，现在要改变主意已经来不及了。

"就这么说定了，"另一个妈妈说，"快吃早餐吧，我的宝贝儿。别担心，它不会害你的。"

考罗琳盯着眼前的早餐，痛恨自己这么轻易地就让步了，可是她饿坏了。

"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话?"考罗琳问。

"我发誓，"另一个妈妈说，"我用我自己妈妈的坟墓发誓。"

"她有坟墓吗?"考罗琳问。

"有啊，"另一个妈妈说，"我亲自把她放到里面去的。而且当我发现她想爬出来的时候，我又把她塞了回去。"

"用别的东西发誓吧。好让我相信你说话算话。"

"用我的右手吧，"另一个妈妈举起右手说。她的长手指慢慢地摆动着，显露出像爪子一样的指甲，"我用它来发誓。"

考罗琳耸了耸肩。"好吧，"她说，"就这么说定了。"她开始吃早餐，尽量不吃得狼吞虎咽。她没想到自己这么饿。

在她吃早餐的时候，她的另一个妈妈一直盯着她。考罗琳很难看透她纽扣眼睛里的神情，但考罗琳觉得，她的另一个妈妈看上去也很饿。

她把那杯橙汁喝掉了，尽管她很喜欢热巧克力，但已经喝不下去了。

"我该从哪里开始找?"考罗琳问。

“随你的便。”另一个妈妈说，就好像她根本不在乎一样。

考罗琳看了看她，然后又使劲地想了想。她断定，在花园里探查和在房子的周围探查，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因为它们都不存在，它们都不是真的。在她另一个妈妈的世界里，没有废弃的网球场，也没有深不可测的井。只有那栋房子才是真的。

她扫了一眼厨房。她打开了炉子，朝冰箱里看了看，用手在冰箱里放色拉的隔间里捅了捅。另一个妈妈一直跟着她转来转去，看着她，嘴角上带着得意的笑。

“灵魂到底有多大呢?”考罗琳问。

另一个妈妈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来，背靠着墙，什么也没说。她用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长指甲剔着牙齿，然后用手指在光亮的黑色纽扣表面，轻轻地拍打着。

“好吧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不说算了。我不在乎。不管你帮不帮我都无所谓。谁都知道，一个灵魂和沙滩球那么大。”

她原以为她的另一个妈妈会说什么，比如“胡说，它们像成熟的洋葱那么大，或者是像手提箱那么大，或者是像爷爷的钟那么大”，但另一个妈妈只是微笑着，用指甲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纽扣眼睛，啪嗒、啪嗒、啪嗒，像从水龙头落进水槽里的水滴一样的平稳和连绵不断。接着，考罗琳就发觉，这的确是水的声音，厨房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

考罗琳发抖了。她宁可她的另一个妈妈在场：如果她不在这里，那她就可能在任何地方。毕竟，看不到的东西更容易让人害怕。她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手指紧紧地抓着那块有洞而让人放心的石头。她把石头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像举着一把枪似的把它举在前

面，朝着走廊走去。

除了水滴在金属水槽里啪嗒、啪嗒的声音，没有别的声音。

她朝着走廊尽头的镜子瞅了一眼。起先镜子是雾蒙蒙的，然后镜子的表面似乎旋转起来，变得模糊和没有形状了，接着镜面就消失了，镜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小女孩，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微微发光的东西，像一块绿色的煤。

考罗琳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大吃了一惊：它正是那块上面有洞的石头、一块难以形容的棕色卵石。然后她又朝镜子看去，石头在镜子里面像绿宝石一样地微微闪光。一道绿色的火焰从镜中的石头里冒出来，朝考罗琳的卧室飘去。

“嗯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走进了卧室。她一走进去，玩具就激动不安起来，好像很高兴看到她，甚至有一个小坦克，从好几个玩具上面压过去，从玩具箱里滚出来迎接她。坦克从玩具箱里掉在地上，摔下来的时候翻倒了，像个甲虫一样地仰面躺在地毯上，它的履带一直嘎嘎响地转动着，考罗琳把它捡起来，翻过身去。坦克尴尬地逃到了床底下。

考罗琳在房间里四处看着。

她查看过了橱柜和抽屉。接着她把玩具箱的一头拎起来，把所有的玩具都倒在了地毯上，玩具在地毯上面嘟哝着，笨拙地扭来扭去，想从彼此间挣脱出来。一块灰色的大理石从地板上滚过去，咔哒一声撞在了墙上。她捡起来一个银色的手镯仔细察看，手镯上挂着小动物饰品，它们在那个环上互相追逐，狐狸永远追不上兔子，熊也永远抓不到狐狸。

考罗琳张开手，看着那块有洞的石头，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，

但是什么也找不到。原本在箱子里的大多数玩具，现在都爬到床底下藏了起来，只有少数几个玩具（一个绿色的塑料士兵、玻璃球、一个鲜粉红色的溜溜球等等），在真实世界里的玩具箱底，你总能发现这种玩具：被遗忘的玩具，被丢弃和失宠的玩具。

她刚要离开去别处看看。这时她想起来黑暗中的那个声音，那个轻柔的耳语声，那个声音告诉过她该怎么做。她拿起了那块有洞的石头，放在右眼的前面。她闭上左眼，透过石头的洞看房间。

透过这块石头，整个世界都成了灰色，没有色彩，就像一幅铅笔画。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灰色的，不，不全是灰色的：地板上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，那个东西的颜色跟育儿室壁炉里的余烬一样，跟在五月的阳光下摇摆的橘红相间的郁金香的颜色一样。考罗琳伸出了左手，生怕如果把目光从它身上移开，它就会消失，她摸到了那个发亮的东西。

她用手指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光滑冰凉的东西。她把它拿起来，把有洞的石头从眼睛上拿下来，低头看去。这个在玩具箱底的玻璃球，无精打采地搁在她粉红色的手掌上。她又把那块石头放在眼睛上，从石头洞里看着这个玻璃球。玻璃球再次发亮了，闪烁着红色的火光。

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里轻声说："没错，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肯定是个男孩，我确实想起来了。哦，不过你一定要抓紧点。还有两个要找，由于你找到了我，那个老恶妇已经发火了。"

考罗琳心想，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，我就要穿着自己的衣服去做。她换上了自己的睡裤、睡衣和拖鞋，把灰色的套头衫和黑色的

牛仔裤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放在床上，又把橘黄色的靴子放在玩具箱旁边的地上。

她把玻璃球放进睡衣的口袋里，走出卧室，来到了走廊上。

她的脸和双手感到一阵刺痛，就像狂风卷起海滩上的沙子打在她的身上。她捂住了眼睛，奋力往前走。

刺痛的感觉越来越厉害了，行走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了，她仿佛行走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天气里。风不仅猛烈而且寒冷。

她倒退了一步。

“喔，继续走啊，”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，“这是因为老恶妇发火了。”

她在走廊上向前迈了一步，又一阵狂风袭来，风中看不见的沙子扎在她的脸颊上，像针和玻璃一样尖利。

“公平竞争。”考罗琳对着风大叫道。

没有人回答，只有一阵风恼羞成怒地对着她猛吹过来，然后渐渐地减弱了，最后停息下来。当考罗琳经过厨房的时候，在突如其来的安静中，她听到了漏水的水龙头的滴水声，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妈妈的长指甲不耐烦地敲打桌面的声音。考罗琳抵抗着想看一看的欲望。

她走了几大步来到前门，然后走到了门外。

考罗琳走下楼梯，走到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公寓。门周围的那些灯还在忽明忽暗、没有规律地闪烁着，拼写出来的字也都是考罗琳不认识的。门关着。她担心门被锁上了，于是用全身的力气去推门。一开始门被卡住了，接着门突然开了，考罗琳猛地跌进了门那边的黑暗中。

考罗琳的一只手紧紧握着那块有洞的石头，朝前面的黑暗中走去。她原以为会找到挂着门帘的前厅，但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房间里很黑。剧院里空荡荡的。她谨慎地向前移动着。有什么东西在她头顶上沙沙作响。她抬头朝更黑的黑暗中望去，就在她往上看时，她的脚碰到了一样东西。她弯下腰去，捡起来一个手电筒，打开开关，在屋子里照来照去。

剧院里破败不堪，而且已经荒废了。损坏的椅子散落在地上，落满了灰尘的陈年蜘蛛网挂在墙上、破木头上和腐烂的天鹅绒幕布上。

有什么东西又沙沙地响起来。考罗琳将手电筒往上面的天花板照去。那儿是有些东西，软软的、光溜溜的东西。她想，它们过去可能有脸，甚至可能是狗；不过没有哪个狗像蝙蝠那样长着翅膀，又可以像蜘蛛那样挂着，而且是像蝙蝠那样倒挂着。

灯光惊扰了这些怪物，其中一个飞了起来，翅膀在灰尘中呼呼地拍打着。它朝考罗琳飞过来的时候，她赶紧躲开了。它飞到远处的墙上停下来，开始倒挂着爬行，爬回到天花板上狗蝙蝠的巢里。

考罗琳把那块石头放在眼前，从石头洞里扫视着房间，寻找发光发亮的东西，寻找表明藏在这个房间里另一个灵魂的迹象。她一边将手电筒在房间里照来照去，一边搜查，空气中厚厚的灰尘，似乎连手电筒的灯光也无法穿透。

破烂的舞台后面的墙上有个东西。它是灰白色的，比考罗琳大两倍，它像个鼻涕虫似的粘在后面的墙上。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。“我不害怕，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不怕。”尽管她很害怕，但

还是用手指抠住腐烂的木头，爬到了破旧的舞台上。

她靠近墙上的东西时，才看到那是某种囊，像一个蜘蛛的卵鞘。它在灯光下面抽动着。这个囊的里面有个东西，看上去很像人，不过是一个有两个头的人，胳膊和腿也比一个人该有的多出来一倍。

囊里的怪物好像还没有成形，还没有做好，样子非常吓人，像是把两个橡皮泥人加热了以后又卷在一起，再捏成一个东西。

考罗琳迟疑着。她不想靠近那个东西。狗蝙蝠一个接一个地从屋顶上掉下来，开始绕着房间飞，离她很近，但绝不碰到她。

她心想，*也许灵魂没有藏在这里面，也许我可以离开，去别的地方找*。她从石头的洞里看了最后一眼：废弃的剧院里还是一片铅灰色，不过现在有个棕色的发光物，跟上过光的樱桃木一样，颜色又深又亮，这个光是从囊的里面发出的。无论那发光的是什么东西，它被墙上的那个东西的一只手握着。

考罗琳慢慢地穿过潮湿的舞台，尽量不弄出声响来，担心要是惊动了囊里面的东西，它就会睁开眼睛，看到她，那么……

一想到那东西看着她，就让人害怕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和它相比了。她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着。她又往前迈了一步。

她从没有这么害怕过，不过她还是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了囊的跟前。接着她把手伸进了粘在墙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白色东西里。她把手伸进去的时候，那东西像细小的火苗一样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，它像蜘蛛网，又像白色的棉花糖一样粘在她的皮肤和衣服上。她把手伸进去，一直往上伸，摸到了那只冰冷的手，那只手紧紧地握着另一只玻璃球。这个怪物的皮肤摸上去滑溜溜的，像是

在上面抹了一层果冻。考罗琳用力去扯那个玻璃球。

一开始玻璃球动也不动。它被那个怪物紧紧地攥着。接着，那怪物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松开了，玻璃球滑到了她的手里。她把胳膊从黏糊糊的网里抽出来，庆幸那个怪物的眼睛没有睁开。她用手电筒去照怪物的脸，觉得它们跟年轻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脸很相像，只不过被挤压和扭在了一起，像两块融化在一起的蜡，融合成了一个恐怖的东西。

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，怪物的一只手伸过来要抓考罗琳的胳膊。它的指甲刮到了她的皮肤，不过怪物的手滑得很难抓住她，所以考罗琳成功地逃脱了。这时，怪物的眼睛睁开了，四只闪闪发光的黑色纽扣眼睛朝下瞪着她，两个考罗琳从没听到过的声音开始对她说话了。其中一个声音又是嚎啕又是低语，另一个声音像窗玻璃上肥大而愤怒的青蝇，嗡嗡地直叫，不过这两个声音都异口同声地说："贼！还给我！站住！贼！"

空中的狗蝙蝠骚动起来。考罗琳开始往后退。这时她才发现，曾经是另一个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东西，虽然很可怕，但是它被网粘在了墙上，被它的茧裹住了。它没有办法来追她。

狗蝙蝠围着她飞来飞去，不过它们没有做什么伤害考罗琳的事。她从舞台上爬下来，用手电筒照着破旧的剧院，寻找出口。

"快逃，小姐，"一个女孩的声音在她的脑子里连哭带喊，"快逃啊。你已经拿到我们两个灵魂了。趁你的血还在流淌，快逃出这个地方。"

考罗琳把那个玻璃球放进口袋里，跟另一个玻璃球放在一起。她看到了门，马上朝它跑去，用力地把门拉开。

9

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模糊了，没有形状也没有阴影的雾在它的后面翻滚，而房子本身似乎也是歪歪扭扭的。在考罗琳看来，房子好像蹲着，低头瞪着她，好像它不是真正的房子，而是房子的想法，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一定不是好人。她的胳膊上粘着黏糊糊的网，她使劲地把它擦掉。房子的灰色窗户也歪得不成了样子。

另一个妈妈抱着胳膊，站在草地上等她。她的黑色纽扣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显得很生气。

她一看到考罗琳，就伸出一只又长又白的手，弯了弯一个手指，招呼考罗琳。考罗琳朝她走过去。另一个妈妈什么也没说。

“我找到两个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还有一个灵魂要去找。”

另一个妈妈脸上的表情没有变。她也许没有听到考罗琳说

的话。

“嗯，我还以为你想知道呢？”考罗琳说。

“谢谢你，考罗琳。”另一个妈妈冷冰冰地说，她的声音不只是从她嘴里发出来，还从雾里、从房子里、从天空中发出来。她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。”

于是，尽管不情愿，考罗琳还是点了点头。这是事实：另一个妈妈是爱她的。不过她爱考罗琳就像守财奴爱钱，或者是像龙爱它的金子一样。考罗琳知道，在另一个妈妈的纽扣眼里，自己不过是一个被占有的物品。一个不能容忍的宠物，不能逗她开心。

“我不要你的爱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。”

“连帮你一把都不要吗？”另一个妈妈问，“毕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想你也许想得到一点点提示，帮助你把剩下的宝藏找到。”

“我自己能完成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是的，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不过假如你想从前面进入那个公寓——那个空的公寓——去看一看的话，你会发现门被锁上了，那你打算从哪儿进去呢？”

“哦，”考罗琳思索了一下，然后她说，“钥匙呢？”

在这个失去光泽的世界里，另一个妈妈站在纸灰色的雾里。她的黑发在头上摆来摆去，好像那些头发有自己的主张和目的似的。她突然在喉咙里咳嗽了一声，然后张开了嘴。

另一个妈妈伸出手，从她的舌头上拿下来一个小小的，前门的铜钥匙。

“给你，”她说，“你需要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去。”

她随手把钥匙朝考罗琳扔过来，考罗琳用一只手接住了它，都没来得及考虑她想要还是不想要。这把钥匙还有点湿。

一阵冷风朝她们吹来，考罗琳打了个寒战，把脸别了过去。等她把脸转过来的时候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

她迟疑地走到房子前面，站在空的公寓门口。这扇门跟所有的门一样，都被漆成了鲜绿色。

“她对你不怀好意，”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她耳边轻声说，“我们不相信她会帮助你。这肯定是个骗局。”

考罗琳说：“是的，你说得对，我料到了。”然后她把钥匙插进门锁里，转动了一下。

门静静地开了，于是考罗琳静静地走进去。

这个公寓的墙是陈旧的奶白色。木头地板上没有铺地毯，上面都是灰尘和原来铺地毯时留下的印子。

房间里没有家具，只有原来摆放家具的痕迹。墙面上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有一些褪色的长方形，表明那儿曾经挂过画或是照片。这里面太安静了，考罗琳都以为自己能听到尘埃在空气中飘移的声音。

她开始担心起来，怕有什么东西跳到她的面前来，于是她开始吹口哨。她想，如果她一直吹着口哨，也许就能阻止什么东西跳出来。

她最先走过空无一人的厨房，然后又走过空无一人的浴室，浴室里只有一个铸铁的浴缸，浴缸里有一个小猫一样大的死蜘蛛。她看到的最后一间屋子，她猜想它过去是个卧室；她能够想像出，地板上那个灰尘留下的长方形阴影，曾经摆过一张床。接着她看

到了一样东西，于是露出了坚定的微笑。地板上面安放着一个大大的金属环。考罗琳跪下来，用手拿住金属环，用力往上拉。

一块坚实沉重、带有铰链的方形地板被缓缓地拉了起来：这是一个活板门。门被拉开以后，考罗琳从洞口只能看到黑暗。她把手伸下去，摸到了一个冰凉的开关。她按下了开关，对能否有用并不抱太大希望，不过在她下面的某处，一个灯泡亮了，一道微弱的黄光从地板上的洞口透过来。她看到有段楼梯通往下方，除此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了。

考罗琳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把那块有洞的石头拿出来。她从石头洞里看着这个地窖，但什么也没看到。她把石头放回到口袋里。

从洞口冒上来一股湿土的味道，还有别的味道，一种类似醋的刺鼻的酸味。

考罗琳从洞口走下去，一直紧张地看着那个活板门。这个门太重了，要是它掉下来，她肯定就会被永远地关在黑暗中了。她伸出一只手，碰了它一下，它还是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于是她又转身朝着下面的黑暗，从楼梯走下去。楼梯底层的墙边安着另一个电灯开关，它是金属的，不过已经生锈了。她按下开关，一根电线从低矮的屋顶垂挂下来，电线上裸露的灯泡被点亮了。它发出的光，让考罗琳无法看清画在这个冒牌的地窖墙上的东西。那些画似乎很粗糙。她能看出来画了眼睛，还有类似葡萄的东西。在它们的下面，还有别的东西。考罗琳无法确定那些画是不是人像。

在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堆垃圾：一些装满了发霉纸张的纸板箱，它们的边上还有一堆腐烂的幕布。

考罗琳穿着拖鞋嘎吱响地从水泥地上走过去。现在，那股难

闻的味道更难闻了。她正要转身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看到有只脚从那堆幕布下面伸出来。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（酸葡萄酒的味道和发霉的面包味道直冲脑门），扒开潮湿的布，一个和人的形状差不多的东西露了出来。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来那是什么东西：那东西像条蛆虫一样苍白肿胀，还有细细的、像棍子一样的胳膊和腿。它那松软和肿胀的脸上几乎看不出五官来。

这个东西有两个黑色的大纽扣，而那里本该是长眼睛的地方。

考罗琳发出了一点声音，她又厌恶又害怕，那个东西像是听到了她的声音，醒了过来，开始坐起来。考罗琳站在那里，吓呆了。这个东西把头转过来，直到它的两只黑色纽扣眼睛对准了她。一张嘴在看不见嘴的脸上张开了，一缕缕白色的东西粘在它的嘴唇上，它发出的声音再也不像她爸爸了，它轻声说："考罗琳。"

"噢，"考罗琳对那个曾经是她另一个爸爸的东西说，"至少你没跳到我面前来。"

这个怪物将细树枝一样的手伸到脸上，把白色的黏土捏来捏去，捏出了一个类似鼻子的东西。它什么都没说。

"我在找我的爸爸妈妈，"考罗琳说，"还有别的孩子被偷走的灵魂。他们在这下面吗？"

"这下面什么都没有，"这个苍白的东西含糊不清地说，"这下面只有灰尘、湿气和遗忘。"这个东西全身苍白，巨大肿胀。考罗琳想，真是个怪物，但又很惨。她把那块有洞的石头举在眼前，从洞里看去。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苍白的怪物说的是实话。

"可怜的东西，"她说，"我敢说是她把你关到下面来的，作为你

向我泄密的惩罚。”

这个东西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考罗琳简直无法想像，这个蛆虫一样的东西曾经像她的爸爸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。

“她很不开心，”那个曾经是她另一个爸爸的东西说，“一点也不开心。你已经让她心情很不好了。只要她不开心，她就拿别人出气。她就是这样。”

考罗琳在那个没有头发的头上拍了拍。它的皮肤很黏，像热乎乎的面团。“可怜的东西，”她说，“她把你造出来，又把你扔掉了。”

这个东西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它点头的时候，左边的纽扣眼睛掉了下来，哐当一声落在了水泥地面上。那个东西用一只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周，就像它看不到她一样。终于，它看到了她，它像是了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再次把嘴张开，用没有精神和敦促的声音说：“快逃啊，孩子。离开这个地方。她想让我伤害你，把你永远地留在这里，让你再也无法结束游戏，而她就会赢。她使劲地逼我去伤害你。我无法抗拒她。”

“你能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勇敢点。”

她看了一下四周：那个曾经是她爸爸的东西，挡在她和可以离开这个地窖的楼梯之间。她开始沿着墙边朝着楼梯跑去。那个东西像没有骨头似的扭动着，直到它的一只眼睛又对准了她。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，现在，它变得更加精神了。“哎呀，”它说，“我办不到。”

接着，它穿过地窖朝她扑过来，它没有牙齿的嘴大张着。

考罗琳在瞬间作出了反应。她只想到了两件可以做的事。她要么尖叫着想办法逃走，在这个灯光昏暗的地窖里，被这个蛆虫一样的大家伙追着跑，直到它抓住她。要么做另外一件事。

于是她做了另外一件事。

就在那个东西扑到她跟前时，考罗琳伸出一只手，紧紧地抓住了那个东西残留的纽扣眼睛，用尽全力把它拽了下来。

开始纽扣动也不动，接着，纽扣脱落了，从她的手里飞了出去，咔哒一声砸在墙上，然后掉在了地窖的地上。

这个东西在原地愣住了。它盲目地仰起了苍白的头，嘴巴可怕地大张着，它发出了愤怒而沮丧的吼叫。接着，那东西急速地朝考罗琳站过的地方扑过去。

不过，考罗琳已经不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了。她踮着脚，尽量不出声地朝着楼梯走去，楼梯能把她带出墙上画着画的潮湿地窖。即使是从那个不停扭动的苍白的东西身边走过时，她的目光也紧盯着脚下的地面。接着，这个怪物像得到该怎么做的指令似的，停止了移动，它那瞎掉眼睛的脑袋歪向一边。

它在听我的声音呢，考罗琳心想。*我必须格外安静才行*。她又上了一个台阶，她的脚在台阶上滑了一下，那个东西听到了她的声音。

它的脑袋朝她的方向偏过来。它摇摆了片刻，似乎在集中精力。接着，它快得像蛇一样，朝着台阶滑过来，开始往楼梯上爬，朝她追过来。考罗琳转身就跑，拼命地跑上最后六个台阶，然后从洞口爬到了布满灰尘的卧室里。她没有片刻的停顿，把沉重的活板门拉起来，然后松开了手。门“嘭”的一声落下去，正好砸在了下面

的大家伙身上。活板门在地上晃动着嘎吱作响，但门还是牢牢地关着。

考罗琳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如果这个公寓里有任何家具，哪怕是一把椅子，她都会把它拖过来，放在活板门上，不过这里一无所有。

她赶紧地走出这个公寓，但一直没有跑，她锁上了前门。她把门钥匙留在了门口的垫子下面。然后朝下面的车道走去。

她估计，她的另一个妈妈多半会站在那里，等着考罗琳走出来，但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，空无一人。

考罗琳想回家了。

她紧紧地环抱着自己，对自己说她很勇敢，她几乎要相信自己了，然后她绕到房子的一边，在并没有雾的灰色的雾里，朝楼梯走去，然后走了上去。

10

考罗琳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上去，这儿的楼梯通向房子的顶层公寓，在她自己的世界里，那儿住着一个疯老头。她曾经和她自己真正的妈妈上去过一次，当时她妈妈是为慈善事业募捐才去的。她们站在敞开的门口，等着留大胡子的疯老头找考罗琳妈妈忘在那里的信封，这个公寓里有一股食物和烟草的怪味道，还有一股很怪的和刺鼻的、考罗琳说不上来的干酪的味道。她都不愿意往里面多走一步。

“我是一个探险家。”考罗琳大声说，但是她的话在雾蒙蒙的空气里，显得沉闷和没有生气。她已经从地窖里逃出来了，难道不是吗？

她是逃出来了。不过，假如考罗琳能肯定这个公寓里有东西

的话，那么这个东西将更加可怕。

她走到了房子的最顶层。最顶层的公寓曾经是阁楼，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她敲了敲漆成绿色的门。门一下子就开了，她走了进去。

我们有眼睛我们有神经，
我们有尾巴我们有牙齿，
等到我们从下面冒出来，
你会得到你应得的东西。

好几十个细细的声音轻声说。屋子里很黑，屋顶也很低，考罗琳一伸手差不多就能碰到它。

一双双红眼睛盯着她。她一靠近，粉红色的小脚就急速地挪走了。一个个黑色的影子钻进了各种东西的阴影里。

这里的味道比楼上那个真正疯老头公寓里的味道还要难闻。那里是食物的味道(考罗琳想起来那让人讨厌的食物味道，不过她大概还知道那是什么味道：她不喜欢的香料味、草药味，或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味道)。这里的味道，就像是这个世界里所有稀奇古怪的食物都被扔在这里，腐烂变质后发出的味道。

“小姑娘。”远处的房间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。

“哎。”考罗琳说。我不害怕，她心里说，因为她想过，她知道她说的是事实。这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这些东西——就连地窖里的东西——都是假象，这些东西都是另一个妈妈按照走廊那一头的真人真物，模仿造出来的。考罗琳断定，她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

真的东西来。她只能按照已经存在的东西，再扭曲、复制和变形。

接着考罗琳就问起自己来，为什么另一个妈妈在客厅的壁炉架上放了一个雪景玻璃球？在考罗琳的世界里，壁炉架上是空的。

这么一问，她就发觉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。

这时又传来了那个沙哑的声音，她的思路被打断了。

“过来，小姑娘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小姑娘。”这个沙哑的声音听上去又干又刺耳。它让考罗琳想到了巨大的死昆虫。她知道，这个想法很愚蠢。一个死掉的东西，尤其是一个死掉的昆虫，怎么会有声音呢？

她接连穿过了几个低矮、斜顶的房间，一直走到最后一个房间。这是一间卧室，楼上的另一个疯老头，坐在房间的最深处，那里几乎是一片黑暗。他穿着外套，戴着帽子。考罗琳一走进房间，他就开口说话了。“什么都没有变，小姑娘。”他说，他的声音听上去，就像干树叶扫过路面时发出的声音。“如果你做了你发誓要做的所有事情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你还是要回家。你还是会觉得无聊。你还是被人忽视。没人听你说话，没人真正听你说话。对他们来说，你太聪明太安静了，他们理解不了你。他们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说错了。”

“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吧，”房间最深处的那个身影说，“我们会听你说话，跟你玩，和你一起笑。你的另一个妈妈会为你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，让你去探查，每天晚上等你探查完了，再把它拆毁。你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快乐。还记得那个玩具箱吗？为你建造一个那样的世界，该有多好啊！”

“那会不会都是灰蒙蒙和潮湿的天气，而在那样的天气里，我

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没什么东西可读，没什么东西可看，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会一直都是这种天气吗？”考罗琳问。

那个老头在阴影里说：“绝对不会。”

“会不会有很难吃的饭，按自创食谱做的食物，里面有大蒜、龙蒿和蚕豆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每一顿饭都是美食，”那个声音从老头的帽子下面小声说，“你吃到的每一口，都会让你高兴的。”

“我能不能戴日辉牌的绿手套，穿青蛙形状的黄色长筒胶鞋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青蛙、鸭子、犀牛、章鱼，随便你要什么。每天早晨，我们都会为你建造一个新的世界。只要你留下来，你就能要什么就有什么。”

考罗琳叹了口气。“你真的不懂，对不对？”她说，“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没人愿意。真的没人愿意。如果我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那还有什么乐趣呢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得到了又怎样呢？”

“我不懂。”那个沙哑的声音说。

“你当然不懂，”她说，并把有洞的石头举到眼前，“你不过是一个差劲的复制品，是她按照楼上的疯老头制造出来的。”

“并非如此。”那个死气沉沉、沙哑的声音说。那个男人的外套里，靠近胸口的地方发出了亮光。从石头洞里看过去，它一闪一闪地发出了像星星一样的蓝白色的光。她希望自己有根棍子之类的东西，好去捅捅他。她不希望到房间最深处的那个身影模糊的男人跟前去。

考罗琳朝那个人走近了一步，他一下子散架了。二三十只黑色的老鼠从袖子里、外套和帽子下面跳出来，红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它们吱吱叫着四处逃窜。那件外套摆动着，重重地落在地上。帽子滚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。

考罗琳伸出一只手，拉开了那件外套。它是空的，虽说摸上去很油腻。最后一个玻璃球不在这里面。她眯着眼睛，从石头洞里扫视着房间，她看到门口的地面上，有个像闪烁的星星一样的东西。那只最大的黑老鼠用前爪拿着它。就在她看着的时候，它溜走了。

别的老鼠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，看着她去追它。

当然，老鼠可以比人跑得快，尤其是在短距离里。不过这只用两个前爪抱着玻璃球的黑色大老鼠，无法和这个果敢的女孩（即使她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）赛跑。小一点的黑老鼠在她经过的路上来回地跑，想干扰她，但她完全不理会它们，将目光紧紧地盯在玻璃球上。黑色大老鼠离开了这个公寓，朝着前门跑去。

考罗琳追着老鼠跑到了房子外面的楼梯上。

考罗琳还抽空看了看房子，发现房子一直在变，变得更加模糊，也变得更扁平了，甚至在她冲下楼梯的时候房子一直都在变。现在，考罗琳觉得这是一张房子的照片，而不是真正的房子。随后她就匆忙地跑下楼梯，去追赶那只老鼠，她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事情了，她一定要追上大老鼠。她跑得很快，等她跑到一段楼梯的底层时，她发觉跑得太快了，她的脚一滑，扭了一下，然后摔倒在水泥平台上。

她的左膝盖擦破了皮，她的一只手掌擦破了皮，伤口里还揉进

了沙子。她知道，还不算太痛，很快就会痛得要命的。她很快地把手掌上的沙子捡掉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她知道她已经追不上它了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她赶紧跑到楼下。

她四处张望着寻找老鼠，但它已经带着玻璃球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她手上皮肤的伤口开始痛起来，膝盖上也流出了血，流到了撕破的睡裤上。夏天她妈妈训练考罗琳骑自行车，拆掉了车上辅助的轮子，那时她也摔得很厉害，跟现在一样；不过那时候，在以前的时候，虽然伤痕累累（她的膝盖总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），却有成就感。她学到了东西，学会了以前不会做的事情。现在她只感到了冷酷的失败。她救不了幽灵孩子们。她救不了她的爸爸妈妈。她救不了自己，什么都救不了。

她闭上眼睛，希望这个世界把她吞没。

她听到了一声咳嗽。

她睁开眼睛，看到了那只老鼠。它就躺在楼梯底下的砖路上，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，不过，现在它已经身首异处了。它的胡子直挺挺的，眼睛大睁着，露出了又黄又尖的牙齿。它的脖子上有一圈发亮的新鲜血迹。

在这只丢掉性命的老鼠旁边，脸上带着得意表情的正是那只黑猫。它把一只爪子搁在了灰色的玻璃球上。

“我想我曾经提到过，”猫说，“那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老鼠。看样子你需要这个东西，希望你不介意我的参与。”

“我想，”考罗琳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我想你也许……说过……类似的话。”

猫抬起了放在玻璃球上的爪子，玻璃球朝考罗琳滚过来。她把它捡起来。最后一个急切的声音，在她的脑海里小声对她说话了。

“她在骗你。她决不会放过你的，她现在已经抓住你了。她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，就像她不会改变本性一样。”考罗琳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知道这女孩说的是实话。她把玻璃球放进睡衣口袋里，和其他的玻璃球摆在一起。

现在，她拿到了全部三个玻璃球。

她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她的爸爸妈妈。

然后，考罗琳吃惊地意识到，这个行动其实很简单。她完全知道她的爸爸妈妈在哪儿。如果她能停下来想一想，她也许早就知道他们在哪儿了。另一个妈妈无法创造新东西。她只能把原来的东西变形、扭曲和改变。

家里客厅的壁炉架上是空的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她也就明白了别的事情。

“另一个妈妈，她不打算遵守诺言。她不会放我们走的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认为她很可能，”猫承认道，“就像我说的，无法保证她会公平竞争。”说到这里它抬起了头。“喂……你看到了吗?”

“什么?”

“看你后面。”猫说。

房子变得更加扁平了。它看上去不再像照片，而更像一幅画，一幅粗糙的、用炭笔草草地把房子画在灰色纸上的画。

“不论如何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感谢你帮忙抓住了老鼠。我估计我

快要成功了，对吧？所以，要是你往雾里走，反正不管你去哪儿，嗯，我希望我能在家里见到你。只要她肯放我回家。”

猫身上的毛竖了起来，尾巴像扫烟囱的刷子一样竖立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它们不见了，”猫说，“它们再也没有了。进出这地方的路都不见了。全都变平了。”

“糟糕了吧？”

猫垂下尾巴，愤怒地将它甩来甩去，喉咙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吼叫。它走了一圈，然后它转过脸去，背对着考罗琳，开始倒退着走，一步一步僵硬地走着，直到它碰到考罗琳的腿。她蹲下来，用一只手抚摸它，感觉到它的心跳动得很剧烈。它浑身发抖，就像暴风雨中的一片树叶。

“你不会有事的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会带你回家。”

猫什么也没说。

“走吧，猫。”考罗琳说。她往回朝楼梯走了一步，可是猫还呆在原地，一副可怜的样子，身体也奇怪地显小了。

“如果非得经过她，才是唯一的出路，”考罗琳说，“那么我们也要去走。”她走回到猫的身边，蹲下来，把它抱起来。猫没有抵抗。它只是抖个不停。她用一只手托住猫的臀部，把它的两条前腿放在她的肩上。猫很重，但不是重得抱不动。它舔了舔她的手掌，上面擦破的地方还在流血。

考罗琳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，想要回到她自己的公寓。她感觉到玻璃球在它的口袋里碰来碰去，感觉到口袋里那块有洞的石

头，感觉到猫趴在她的身上。

她走到了前门，它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乱涂乱画的门。她伸出一只手去推门，原以为会把门撕破，露出门后面的一片黑暗和零落的星星。

但是门开了，考罗琳走了进去。

11

——走进她的公寓里，更确切地说，走进并不是她的公寓里，考罗琳就很高兴地看到，这里不像房子的其他地方，已经变成了空虚的画。这个公寓有深度、有阴影，而且有个什么人站在阴影里，等待考罗琳归来。

“哦，你回来了，”另一个妈妈说。她的声音听上去不太高兴，“你还带回来一个害人精。”

“不对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带来了一个朋友，”她能感觉到猫在她的手里变得很紧张，好像急着要去别处似的。为了安慰它，考罗琳想把它当做玩具熊一样紧紧地抱着，但她知道，猫不愿意被抱得太紧，她担心受到惊吓的猫，任何的刺激都可能让它咬人或是抓人，哪怕它是站在你这一边。

“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另一个妈妈淡淡地说。

“你表现的方式太古怪了。”考罗琳说。她走到了走廊上，然后转身走进了客厅，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着，假装没有感觉到另一个妈妈没有表情的目光在背后盯着她。她奶奶那套整齐的家具还在里面，墙上的奇怪水果画也还在（不过现在画上的水果已经被吃掉了，留在碗里的只有棕色的苹果核、几个李子和桃子的果核，还有原来那一串葡萄的茎）。那张狮爪子脚的桌子，用它爪子样的木头腿耙过地毯，像是对什么事情很不耐烦。在房间尽头的角落里，立着一扇木头门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那儿通往一堵红砖墙。考罗琳竭力不去看它。窗户上只有雾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
考罗琳知道，这一刻到了。弄清真相的时刻到了，揭开谜团的时刻到了。

另一个妈妈跟着她走进来。现在她就站在房间的角落里，站在考罗琳和壁炉架之间，低头用黑色的纽扣眼睛看着考罗琳。考罗琳想，这真是滑稽。另一个妈妈看上去跟自己的妈妈根本就不像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上当，以为她跟自己的妈妈长得一样。另一个妈妈很高大，她的头快要碰到屋顶了，而且她很苍白，跟蜘蛛肚皮的颜色一样。她的头发在她头上蠕动和盘绕，她的牙齿跟刀一样尖……

“嗯？”另一个妈妈厉声说，“它们在哪儿？”

考罗琳靠在扶手椅上，用左手把猫调整了一下位置，右手伸进口袋里，把三个玻璃球拿了出来。它们全都是霜灰色的，在她的手掌上丁当作响。另一个妈妈朝它们伸出了白色的手指，不过考罗琳赶紧把它们放回到口袋里。这时，她知道实情了。另一个妈妈

没有放她走的打算，也不打算遵守诺言。这不过是个娱乐节目而已。“等一下，”她说，“游戏还没结束，对不对？”

另一个妈妈狠狠地瞪着眼睛，但却甜甜地微笑着。“没有，”她说，“我想游戏还没结束。毕竟，你还得找到你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考罗琳说。她心想，**我绝对不朝壁炉架上看，我连想都不去想它**。

“怎么样？”另一个妈妈说，“去把他们找出来吧。你要不要再去地窖里看一看？我在下面还藏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儿。”她手里的猫沉甸甸的。她把它的爪子从自己的肩上拉下来，把它抱到前面来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这是明摆着的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已经找过了你可能把他们藏起来的所有地方。他们不在这个房子里。”

另一个妈妈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紧闭着双唇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她也许就是一尊蜡像。就连她的头发都不动了。

“所以，”考罗琳继续说，双手紧紧地抱着黑猫，“我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你把他们藏在了房子之间的过道上，对吧？他们就在那扇门的后面。”她朝着角落里的那扇门点了点头。

另一个妈妈还是像雕像一样，一动也不动，不过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“哦，他们在那儿，会吗？”

“为什么你不把门打开？”考罗琳说，“他们就在那儿，没错。”

她知道，这是她回家的唯一办法。不过这全都取决于另一个妈妈，看她是不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还得意洋洋。

另一个妈妈慢慢地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，掏出了那把黑色的铁钥匙。猫在考罗琳的怀里不安地动来动去，像是要下来的样子。*再忍耐一会儿吧*，她心里对猫说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听到她的话。*我要让我们俩都回家。一定会回家，我保证。*她觉得猫在她的怀抱里稍微放松了一些。

另一个妈妈走到那扇门前，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里。

她转动了钥匙。

“噔”，考罗琳听到了锁芯发出了重重的声音。她已经开始尽可能不出声地、一步一步地朝着壁炉架走去。

另一个妈妈按下了门把手，推开了门，门后的走廊漆黑一片，空无一人。“瞧，”她对着走廊挥了挥手说。看到她脸上那种高兴的表情，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“你错了！你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在哪儿，对吧？他们不在这里。”她转过身来，注视着考罗琳。“现在，”她说，“你要永远地留在这里了。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。”然后，她用力将黑猫朝另一个妈妈扔过去。猫号叫着，落在了另一个妈妈的头上，它张牙舞爪，又凶又狠。它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，看上去几乎又和现实生活中的猫一样大了。

考罗琳顾不上去看，赶紧跑到壁炉架前，用手紧紧地抓住那个雪景玻璃球，把它放进了睡衣口袋的最深处。

猫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嗥叫，对着另一个妈妈的脸颊狠狠地咬下去。另一个妈妈挥动双臂，不停地打猫。鲜血从她苍白的脸上流下来，可她的血不是红色的，而是像柏油一样的深黑色。考罗琳朝那扇门冲过去。

她把钥匙从锁上拔下来。

“别去管她了！快走！”她对着猫喊道。猫发出嘶嘶的声音，用它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，对着另一个妈妈的脸猛击过去，又狠狠地耙了一下，另一个妈妈鼻子上的几道伤口，渗出了黑色的血滴。然后它跳下来，朝考罗琳跑去。“快！”她说。猫跑到她跟前，于是她和猫双双踏进了黑暗的走廊。

走廊上很凉，就像在热天里一下子走进地窖一样。猫犹豫了片刻，然后，它看到另一个妈妈朝他们追过来，便朝着考罗琳跑去，停在了她的腿边。

考罗琳开始关门。

考罗琳没想到门这么重，关这扇门就像迎着狂风去关门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另一边用力拉门。

关门啊！她心想。接着她大叫起来：“快点关门，拜托。”这时她觉得门开始动了，开始要关上了，开始抵挡住了那股邪风。

她突然意识到，在走廊上还有其他人和她在一起。她无法回头去看他们，但她不用看也知道他们。“快帮帮我，拜托，”她说，“你们都来帮我。”

走廊上其他的人：三个孩子、两个大人，全都是虚形的，碰不到门。但是他们的手紧紧地抓着她的手，当她拽着大大的铁门把手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有力气了。

“不要松手，小姐！用力拉！用力拉！”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说。

“拉呀，小姑娘，拉呀！”另一个声音小声说。

这时，一个听上去很像她妈妈的声音，她自己的妈妈、她真正的、了不起的、让人受不了的、惹人生气的、令人愉快的妈妈说话

了:“干得好,考罗琳。”这些已经足够了。

门开始慢慢地、不费力地就要关上了。

“不!”门那边传来了一声惨叫,听上去不像人的声音。

有样东西从快要关上的门缝里,对着考罗琳一把抓过来。考罗琳急忙将头躲开,但是门又被打开了。

“我们要回家,”考罗琳说,“我们都要回家。帮帮我。”她躲闪着那些伸过来的手指。

于是,其他人借助考罗琳行动起来:幽灵的手借给她不再拥有的力量。最后,她感觉到有股阻力,门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卡住一样,然后,随着一声巨响,木头门“砰”地关上了。

有样东西从考罗琳脑袋齐平的地方“砰”地掉到了地上。它落地时还伴随着纷乱的脚步声。

“快走吧!”猫说,“这地方不能待。快!”

考罗琳转身背对着门,开始跑起来,能跑多快就跑多快,穿过黑暗的走廊,一边跑一边用手摸着墙,以确定她不会撞到什么东西,或是在黑暗中往回跑。

这是一段上坡的路,让考罗琳觉得好漫长。现在,她摸到的墙壁又暖和又柔顺,她发觉,摸上去的感觉简直就像摸在舒服松软的皮毛上。墙壁动了一下,像是透了口气似的。她急忙将手缩回来。

风在黑暗中呼啸着。

她害怕会碰到什么东西,于是再次伸手去摸墙。她这一次摸到的墙壁又热又湿,就像把手伸进人的嘴里一样,她小声哀叫着把手缩了回来。

她的眼睛已经渐渐适应了黑暗。她能模模糊糊地看到,在她

的前方有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，他们就像一片微弱的光。她也能听到猫的声音，在黑暗中轻轻地走在她前头。

这里还有别的东西！这个东西突然从考罗琳的两脚之间窜了过去，差点把她绊倒。她赶紧稳住脚步，以免摔倒，利用自己的冲力，继续往前跑。她知道，要是她在走廊上摔倒，她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。不管这走廊是什么，它都要比另一个妈妈老得多。它很深、很慢，而且它知道她在这里……

接着出现了阳光，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向着亮光跑去。“快要到了。”她鼓励地叫着，不过在亮光下，她发现那些幽灵的影子不见了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她没有时间去猜想他们出了什么事情。她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跌跌撞撞地穿过那道门，使劲地把门关上，门发出了十分响亮、最让人满意的“砰”的一声。

考罗琳锁好了门，然后把钥匙放回到口袋里。

黑猫缩在房间最远处的角落里，露出了粉红色的舌尖，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考罗琳走过去，蹲在它的身旁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说，“我把你往她身上扔，真是对不起。不过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分散她的注意力，好让我们都逃出来。她不会遵守诺言的，对吧？”

猫抬头望着她，然后把头靠在她的手上，用它砂纸般的舌头舔着她的手指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

“那么我们是朋友了？”考罗琳说。

她在她奶奶的一张不舒服的扶手椅上坐下来，猫跳到了她的腿上，舒服地蜷缩着。从观景窗透过来的光线是阳光，是真正的、午后的金色阳光，而不是白色的雾光。天空是蓝绿色的，考罗琳看

到了树，还看到了树那边的绿色山坡，山坡渐渐消失在地平线，变成了紫色和灰色。天空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像天空，这个世界也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像世界。

考罗琳凝视着窗户外面的树叶，凝视着光和影在开裂的山毛榉树皮上形成的图案。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腿，猫脑袋上的每一根毛都被灿烂的阳光染亮了，每一根白色的胡须也变成了金色。

她心想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的了。

考罗琳被这个有趣的世界迷住了，没留意自己在奶奶不舒服的扶手椅上扭来扭去，像猫一样地蜷缩着，不知不觉地渐渐进入了深深的、无梦的睡眠中。

12

妈妈轻轻地摇醒了她。

“考罗琳?”她说,“亲爱的,你在这里睡觉多奇怪啊。这个房间只是用来摆东西的。为了找你,我们把房子都查遍了。”

考罗琳伸了个懒腰,眨了眨眼睛。“对不起,”她说,“我睡着了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,”妈妈说,“这只猫到底哪来的? 我进屋的时候,它一直等在前门。我一打开门,它就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。”

“也许它有事情要办吧。”考罗琳说,然后紧紧地拥抱着妈妈,胳膊都开始痛了。她妈妈也紧紧地拥抱她。

“再过一刻钟就要吃饭了,”妈妈说,“别忘了洗手。看看你的睡裤。你那可怜的膝盖到底怎么啦?”

“我摔了一跤。”考罗琳说。她走进了浴室洗手，又把流血的膝盖洗干净。她还在伤口上涂了药膏。

她走进自己的卧室，她真正的卧室，她实实在在的卧室。她把手伸进睡衣口袋里，掏出了三个玻璃球、一块有洞的石头、一把黑色的钥匙，还有一个空的雪景玻璃球。

她晃了晃雪景玻璃球，看着闪闪发光的雪花，在装满了水的空无一人的世界里旋转。她把雪景玻璃球放下来，看着雪花落下来，盖满了曾经有两个小人站立的地方。

考罗琳从她的玩具箱里拿出来一根绳子。她用绳子把黑色的钥匙穿起来。然后她把绳子打个结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

“行了。”她说。她穿上衣服，把钥匙藏在T恤衫的里面。钥匙碰到她的皮肤，感觉很凉。她把那块石头放进了口袋里。

考罗琳走到走廊上，朝她爸爸的书房走去。他还是背对着她，不过她知道，只要他一转身，就能看到他，看到他的眼睛，那种她爸爸才会有的灰色眼睛，她悄悄地走过去，在他快要秃掉的脑袋后面亲了一下。

“喂，考罗琳。”他说。然后他带着微笑，打量着她，“为什么亲我?”

“不为什么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只是有时会想你。就这样。”

“哦，很好。”他说。他把电脑设置在休眠状态，站起来，没来由地把考罗琳抱起来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抱考罗琳了。因为他说考罗琳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抱了，之后就没有抱过她。他抱着考罗琳走进了厨房。

这一天的晚饭是比萨饼，尽管这是他爸爸自己做的(所以饼皮

厚薄不均，厚的地方没有烤熟，太薄的地方都烤焦了），尽管他在上面放了一片片青椒，还配了一点点小肉丸，竟然还有一块块菠萝，但考罗琳还是把给她的那一份全部吃掉了。

她吃掉了所有东西，只剩下那些菠萝块。

很快就到了睡觉的时间。

考罗琳一直把钥匙挂在脖子上，但是她把灰色的玻璃球放在了枕头下面。那天夜里睡在床上，考罗琳做了一个梦。

她在野餐，在一棵老橡树下，周围是一片绿色的草地。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，远处的地平线上有朵朵白云，她的头顶上是一片宁静的湛蓝天空。

一块白色的亚麻布铺在草地上，上面摆着一些堆满了食物的碗碟，她看到了沙拉和三明治、干果和水果、一罐罐柠檬汽水、水和浓浓的巧克力牛奶。考罗琳坐在桌布的一边，另外三个孩子各占了一边。他们全都穿着最奇怪的衣服。

年龄最小的孩子，坐在考罗琳的左边，他是个男孩，穿着红色的天鹅绒及膝裤和带荷叶边的白衬衫。他的脸很脏，他正在往自己的盘子里装煮熟的土豆，还有烧好的整条冷鲑鱼。“这真是一次最好的野餐，小姐。”他对她说。

“是的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想是这样的。不知道是谁筹备的。”

“怎么？我还以为是你筹备的，小姐。”坐在考罗琳对面的高个子女孩说。她穿着一件棕色的、走了形的裙子，头上戴着一顶系在下巴上的棕色帽子。“我们对此很领情，而且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”她正在吃抹上果酱的面包，她熟练地用一把大刀，从一大块烤得金黄的面包上切下一片来，然后用木头勺子把紫色的果酱

抹在面包片上。她嘴的周围都是果酱。

“对。这是几个世纪以来，我吃到过的最好的东西。”坐在考罗琳右边的女孩说。她是一个非常苍白的孩子，她穿着的衣服好像蜘蛛网，她金色的头发上戴着一圈闪闪发光的银饰。考罗琳可以肯定这个女孩的后背有两个翅膀，那种有粉末的银色蝴蝶翅膀，不是鸟的翅膀。这个女孩的盘子里堆满了漂亮的花朵。她对着考罗琳微笑，那样子就像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微笑了，而且，差不多已经忘记怎样微笑了。考罗琳发觉自己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女孩。

然后，梦里的野餐结束了，他们在草地上玩耍起来，他们跑来跑去、又喊又叫，把闪闪发光的球扔来扔去。这时考罗琳才知道是在梦里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累、觉得气喘。她甚至都没有流汗。他们只是在游戏里笑和跑，一会儿玩捉人游戏，一会儿玩击木块游戏，一会儿只是嬉戏打闹。

三个人在地上奔跑，而那个苍白的小女孩，盘旋在他们头顶上不远的地方，有时，她会拍着蝴蝶翅膀猛冲下来，接住球，飞到空中，再把球扔给别的孩子。

接着，没人说一句话，游戏就结束了，他们四个人又回到了野餐的桌布边，桌布上的餐具都被收走了，还有四个碗在等待他们。三碗冰淇淋，一碗堆得高高的可以吸花蜜的忍冬花。

他们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聚会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如果它算是我筹办的。”

“我们很荣幸，考罗琳·琼斯，”长着翅膀的女孩说，她轻轻地咬着另一朵忍冬花，“但愿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为你效劳，感谢你

和报答你。”

“对。”穿着红色天鹅绒及膝裤和脸上脏兮兮的男孩说。他伸出一只手，握住了考罗琳的手。现在他的手是热的。

“你为我们做了大好事，小姐。”高个子女孩说。她的嘴唇上粘满了巧克力冰淇淋。

“我很高兴这一切都结束了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觉得其他孩子的脸上划过了一道阴影。不过，这是不是她的想像呢？

那个长着翅膀的女孩，她的发箍像星星那样闪闪发亮，她的手指在考罗琳的手背上放了片刻。“是结束了，也为我们做了了结，”她说，“这是我们的集结待命的地方，从这儿，我们三个将要出发去未知之地，以后会怎么样，无人知晓……”她不再说下去了。

“但也说不定，对吧？”考罗琳说，“我能感觉到。就像预示下雨的雨云。”

她左边的男孩想勇敢地微笑，但是他的下嘴唇开始颤抖，所以他用上面的牙齿咬住它，什么都没说。戴棕色帽子的女孩，不安地动了动身体说：“是的，小姐。”

“可我把你们三个救回来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把我的妈妈和爸爸救回来了。我关上了门。我锁好了它。我还有什么没做的？”

男孩用他的手紧握着考罗琳的手。她一直都记得，当时是她紧握着男孩的手，想去安慰他，那时他仅仅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冰冷的记忆。

“好吧，你们不能给我一点线索吗？”考罗琳问，“难道你们不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那个老恶妇用她的右手发过誓，”高个子女孩说，“但她在骗人。”

“我——我的家庭女教师，”男孩说，“过去常说，你有多少能力，就能承担多少责任。”他说话的时候耸了耸肩，就好像他还没拿定主意，这句话说得对还是不对。

“我们祝你好运，”长翅膀的女孩说，“祝你有运气、有智慧、有勇气——不过你已经证明了你拥有了神赐的这三样东西，而且很富有。”

“她恨你，”男孩不假思索地说，“长久以来，她还没丢失过任何东西。你要聪明点、勇敢点、机敏点。”

“但这不公平，”考罗琳在梦里气愤地说，“这就是不公平。这一切应该结束了。”

脸上脏兮兮的男孩站起来，紧紧地拥抱着考罗琳。“请多保重，”他小声说，“你还活着，你是最有活力的。”

考罗琳在梦里看到太阳落下去，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眨着眼睛。

考罗琳站在草地上，她看着三个孩子（两个人走，一个人飞）在银色的月光下穿过草地，离开了她。

三个孩子走到了一条溪流之上的木头小桥。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挥了挥手，考罗琳也向他们挥了挥手。

接着就只剩下一片黑暗了。

考罗琳在清早时分醒了过来，她确定听到了有东西在动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她等待着。

有个东西在她卧室的门外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她不知道那是不是老鼠。门咯咯作响，考罗琳从床上爬下来。

“滚开，”考罗琳厉声说，“滚开，不然要对不起了。”

那个东西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急匆匆地顺着走廊跑去。这个东西的脚步声很奇怪，而且没有规律，如果那算脚步声的话。考罗琳思忖着，那也许是一只多长了一条腿的老鼠……

“不是都结束了吗？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接着她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拂晓前的灰色光线照着她和整条走廊，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
她朝前门走去，还抽空回头朝走廊那一头挂在墙上的衣橱镜子看一看，除了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回望着她，什么都没看到，镜子里的她看上去昏昏欲睡，而且很严肃。轻轻的、让人放心的鼾声从她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出来，但门关得紧紧的。所有通向走廊的门都关得紧紧的。那个沙沙响的东西肯定就藏在这里。

考罗琳打开前门，朝灰蒙蒙的天空看了看。她不知道还有多久，太阳才会出来，也不知道她的梦是不是真的，但她在心里明白，那场梦是真的。有个东西从走廊长沙发下面窜出来，用它白色的长腿乱扒着狂奔，朝前门冲去。考罗琳刚才以为那是沙发的阴影。

考罗琳恐惧得张大了嘴，那个东西咔哒、咔哒地经过她身边逃走时，她赶紧让开，那个东西跑起来像螃蟹一样，像是有好多条啪哒啪哒乱窜的腿。

她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，而且她随后就知道它在找什么了。在最近几天里，她多次见过它，它把一个个蟑螂抓起来，顺从地丢进另一个妈妈的嘴里。它长着五只脚，指甲鲜红，颜色和白骨

一样。

它是另一个妈妈的右手。

它想要那把黑色的钥匙。

13

考罗琳的爸爸妈妈似乎对呆在雪景玻璃球里的事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至少他们对这件事什么都没说，而考罗琳也从没向他们提起过。

她有的时候也会想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已经在真实世界里消失了两天，最终她得出了结论，他们没有发现。话又说回来，有些人能够记得每一天、每一小时的事情，而有些人就不记得，考罗琳的爸爸妈妈完全是第二阵营里的人。

考罗琳再次回到自己房间的第一天晚上，睡觉之前，她把玻璃球放在了枕头下面。在她看到另一个妈妈的手之后，又回到了床上，尽管剩下的睡觉时间已经不太多了，但她还是把头搁在了枕头上。

她把头放在枕头上的时候，听到了轻微的喀嚓声。

她坐起来，拿起了枕头。她看到玻璃球变成了碎片，就像春天在树下发现的蛋壳。像知更鸟破壳而出留下的空壳，或者是更容易碎的鹪鹩的蛋。

不管这些玻璃球里面曾经有过什么东西，它们通通不见了。考罗琳想起来，这天早晨那三个孩子在月光下和她挥手告别，然后穿过了银色的溪流。

她小心翼翼地把蛋壳似的薄碎片捡起来，放进一个蓝色的小盒子里，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奶奶曾经把手镯装在小盒子里送给她。那个手镯早就丢了，但盒子还保留着。

看望斯宾克小姐侄女的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，已经回来了，所以考罗琳下楼去她们家喝茶。这天是星期一。星期三考罗琳就要上学了，一个新的学年就要开始了。

福塞伯小姐坚持要看考罗琳杯子里的茶叶。

“哦，看样子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条和整整齐齐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考罗琳说。

“结果一切顺利，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嗯，几乎是一切吧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”她指着一团粘在杯壁上的茶叶。

斯宾克小姐咂巴着嘴，把手伸向茶杯。“米里亚姆，亲爱的。把它拿过来。让我看看……”

她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着眼睛。“啊呀。不，我不知道那表示什么意思。它看上去很像一只手。”

考罗琳也看了看。那团茶叶看上去的确有点像一只手，伸出来要拿什么东西。

哈密什这条苏格兰狗，藏在福塞伯小姐的椅子下面，不肯出来。

“我想它可能打架了吧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它的肚子上有道很深的伤口呢，可怜的东西。过一会儿，我们要带它去看兽医。真想知道是谁干的。”

考罗琳知道，必须采取行动了。

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天气很好，一直都是灿烂和艳丽的天气，好像夏天想在它结束之前，为恼人的天气作出补偿。

楼上的疯老头，一看到考罗琳从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公寓走出来，就对着下面叫喊起来。

“嗨！喂！你！卡罗琳！”他趴在栏杆上大叫。

“我叫考罗琳，”她说，“你的老鼠怎么样？”

“有个东西把它们吓坏了，”老头挠着胡子说，“我想，家里可能有只黄鼠狼吧。这个东西就在附近，我在夜里听到它的声音。在我的家乡，我们会设个陷阱抓它，也许放上点肉或是汉堡，等那个东西出来享用的时候，然后，嘭！它就被抓住了，而且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们了。老鼠害怕得甚至都不愿意去拿它们小小的乐器了。”

“我想它并不想吃肉。”考罗琳说。她把手伸上来，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黑钥匙。随后她走进了屋里。

她洗了个澡，她洗澡的时候，一直都把钥匙挂在脖子上。她再也不会把它拿下来了。

她上床之后，有个东西在她卧室的窗户上抓来抓去。考罗琳已经要睡着了，但她还是悄悄地从床上下来，拉开了窗帘。一只上面有鲜红指甲的白手，从窗台跳到了排水管上，立刻不见了。窗玻

璃的另一面有些很深的划痕。

这天晚上，考罗琳睡得很不安稳，她一次次地醒来构思、计划和思索，然后又睡了过去，不知道哪里是思索的结束，哪里是梦的开始，不时地竖起耳朵，去听有没有东西抓她的窗玻璃，或者卧室门。

到了早上，考罗琳对她妈妈说："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娃娃去野餐。我能不能借我一块布，一块旧布，一块你再也不需要的布，比如桌布之类的东西？"

"我想，我们没有这种东西。"妈妈说。她打开了厨房的抽屉，那里面放着餐巾和桌布，她用手在里面翻了一下。"等一下，这个行吗？"

这是一块折叠起来的一次性纸台布，上面印着红色的花，是几年前他们野餐时剩下来的。

"这个太好了。"考罗琳说。

"我以为你不再和娃娃玩了。"琼斯太太说。

"是不玩了，"考罗琳承认道，"它们不过是道具。"

"好吧，吃中饭前回来，"她妈妈说，"玩得开心点。"

考罗琳把玩具娃娃和几个塑料玩具茶杯，装在纸板箱里。她还装了满满一罐水。

接着她出了门。她沿着马路走着，就像去购物一样。她还没走到超市，就抄近路穿过一道栅栏，走进一片荒地，沿着一条旧车道继续走，然后从一道篱笆下面钻过去。为了不让罐子里的水洒出来，她不得从篱笆下面钻了两次。

这段路很长，弯弯曲曲，绕来绕去，但结果让考罗琳很满意，因

为她没有被跟踪。

她走到了破破烂烂的旧网球场后面。她穿过网球场，走到了草地上，高高的草摇摆着。她在草地的边缘找到了那些木板。对一个小女孩来说，这些木板重得惊人，即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也抬不动它们，不过她还是抬起来了。她没有别的办法。她一块一块地把这些木板掀掉，因为用力而气喘吁吁、汗流浃背，最后露出了地上一个深深的、周边用砖砌成的圆洞。它有一股潮湿和阴暗的味道。井砖泛着淡绿色，而且很滑。

她摊开台布，很小心地把它铺在井口。围着井边，每隔一小段距离，她就放上一个塑料的玩具杯，并把罐子里的水倒在杯子里，增加杯子的重量。

她在每个杯子旁边的草地上，放上一个娃娃，尽量让它看上去像一次娃娃的茶会。然后她原路返回，钻过篱笆，沿着满是尘土的黄色车道，从商店的后面绕过去，回到了家里。

她伸手把脖子上的钥匙拿下来，抓着绳子把钥匙荡来荡去，好像她很喜欢玩这把钥匙。然后，她去敲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公寓的门。

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。

“哦，亲爱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想进去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只想知道哈密什怎么样了。”

斯宾克小姐叹了口气。“兽医说，哈密什是个勇敢的小战士，”她说，“幸好伤口没有感染。我们想像不出是谁干的。兽医说可能是动物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。博博先生说，他认为那个东西可能是黄鼠狼。”

“博博先生?”

“顶楼公寓的那个人。他就是博博先生。我相信,那是以前很好的马戏家族。罗马尼亚还是斯洛文尼亚,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国家。哎呀,天哪,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考罗琳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,楼上的疯老头居然还有名字。如果她知道他的名字叫博博先生,她就会抓住每次机会去说这个名字了。“博博先生”这样的名字还真是不多见呢。

“哦,”考罗琳对斯宾克小姐说,“原来叫博博先生。对。好吧,”她稍稍提高了声音说,“现在我要去和我的娃娃玩了,就在旧网球场那边,从后面绕过去。”

“很好,亲爱的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然后她悄悄地补充了一句,“一定要留神那口老井。在你们之前住在这儿的拉伏特先生说,他认为那口井深超过了半英里。”

考罗琳希望那只手没有听到最后这段话,于是她改变了话题。“这把钥匙吗?”考罗琳大声说,“哦,这是我们家里的一把旧钥匙。我拿来玩游戏的,所以我才用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。好了,再见了。”

“真是个特别的孩子。”斯宾克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着,关上了门。

考罗琳从容地穿过草地,朝着旧网球场走去,她一边走,一边甩着拴在绳子上的黑钥匙。

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看见了灌木丛下白骨的颜色。它离她大约三十英尺的地方,一直跟着她。她想吹口哨,但没有吹出来,所以她改为大声唱起歌来,这首歌是在她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,她爸

爸为她编的。歌这样唱道：

哦，我那动个不停的小女孩，
我觉得你无比的漂亮，
我给你一碗碗粥，
我还给你一碗碗冰淇淋。
我给你好多个吻，
我还给你好多个拥抱，
可是我决不会给你，
里面有虫子的三明治。

她一边唱，一边从容地穿过树林，她的声音一点都不抖。

玩具娃娃的茶会还摆在原地。她庆幸今天没有刮风，因为每样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每一个装满了水的塑料杯，都像它们应该做的那样，压住了纸台布。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

现在到了最困难的部分了。

“你们好，娃娃，”她高兴地说，“喝茶的时间到了！”

她走近了纸台布。“我带来了一把幸运钥匙，”她对娃娃们说，“好保证我们有一次愉快的野餐。”

说完，她十分小心地把钥匙轻轻放在台布上。她仍然把绳子拿在手上。她屏住了呼吸，希望井边的水杯能把台布压住，不会因为钥匙的重量而塌陷。

钥匙摆在了纸台布的中央。考罗琳松开了绳子，接着退后一步。现在只等着那只手出现了。

她朝玩具娃娃转过身去。

“谁愿意来一块樱桃蛋糕?”她问,“杰迈玛? 平克? 报春花?”接着她为每一个娃娃,用看不见的盘子端上了一块看不见的蛋糕,她一边做,一边高兴地唠叨着。

她从眼角看到了一个白骨样的东西,在树干间躲闪着奔跑,越来越近了。她强迫自己不去看它。

“杰迈玛!”考罗琳说,“你真是个坏女孩! 你把蛋糕都弄掉了! 现在我要去为你重新拿一块!”她从茶会绕过去,一直走到那只手的另一边。她假装在清理打翻的蛋糕,然后又给了杰迈玛一块蛋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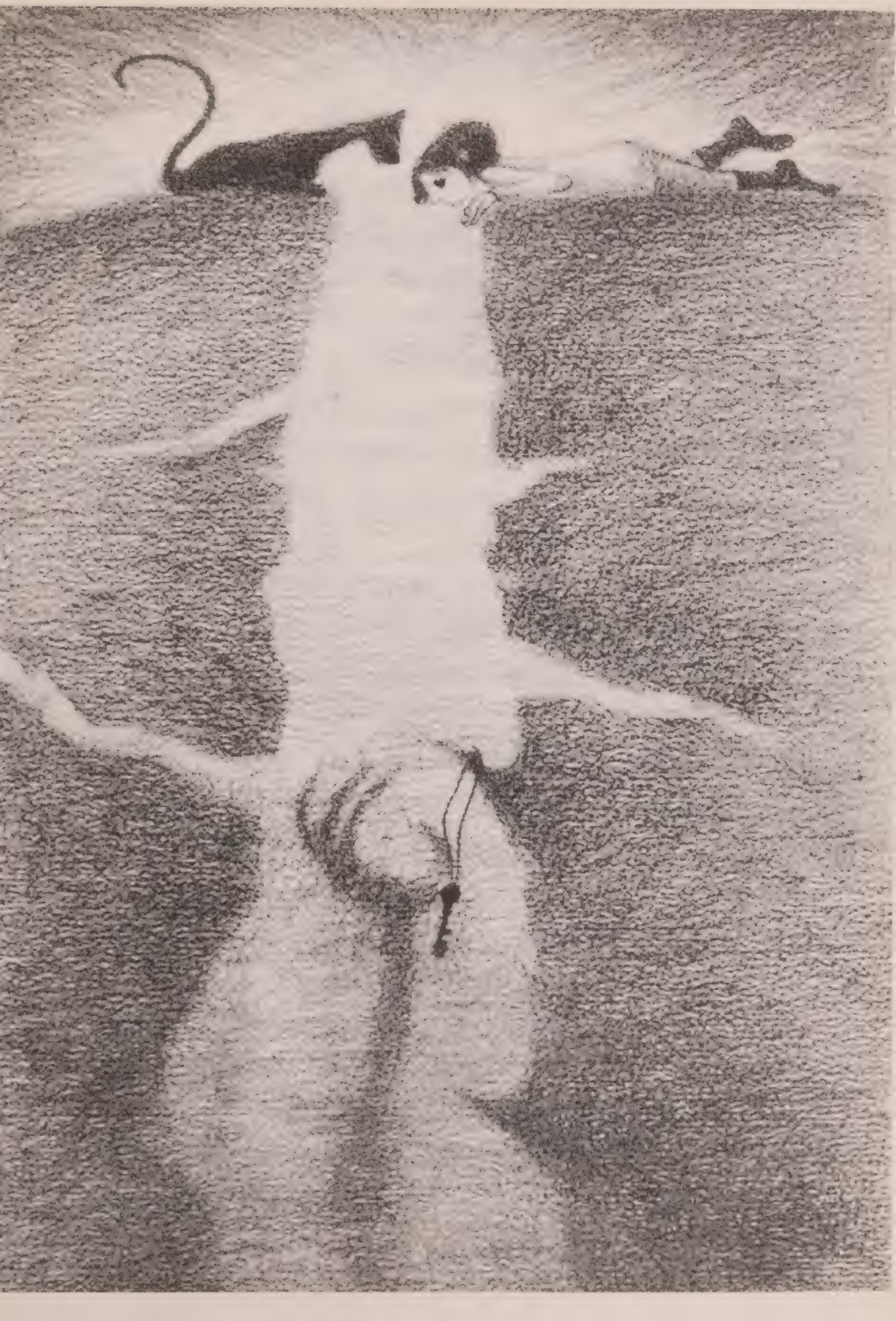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时,随着一阵嗒嗒的急促奔跑声,它出现了。那只手用指尖奔跑着,它急匆匆地穿过高高的草丛,来到了一个树桩前。它在那儿停留了片刻,像是一只螃蟹辨别着空气中的味道一样,然后它得意地、指甲喀哒作响地跳到了纸台布的中央。

考罗琳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慢。白色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那把黑钥匙……

那只手冲力的重量,把塑料玩具杯打飞了,于是纸台布、钥匙和另一个妈妈的右手,掉进了黑洞洞的井里。

考罗琳压着嗓子,慢慢地数着。她数到四十,才听到从井下面传来沉闷的溅水声。

有人曾经告诉过她,如果从矿井的底下,抬头看天空,即使是在最明亮的白天,也只能看到夜空和星星。考罗琳不知道那只手从井底是否能看到星星。她把沉重的木板拖回到井口,小心翼翼地盖好。她不想让任何东西掉进井里。她也不想让任何东西从井里出来。



接着，她把玩具娃娃和杯子放回到纸板箱里。就在她放东西的时候，有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她马上抬起头，看到那只黑猫正悄悄地走过来，它的尾巴翘得高高的，尾巴尖像个问号一样卷曲着。自从他们一道从另一个妈妈的地盘回来以后，她已经好几天没看见这只猫了。

猫从她身边走过去，跳到了盖住井口的木板上。随后，它用一只眼睛慢慢地对她眨了一下。

它从木板上跳到了她前面高高的草里，然后翻过身来，肚皮朝天，喜不自禁地扭动起来。

考罗琳在它腹部柔软的毛上又抓又挠，猫满足地呜呜叫着。等到它觉得够了的时候，它又翻过身去，朝网球场走回去，在中午的阳光下，它就像一块小小的黑夜碎片。

考罗琳回到了家里。

博博先生正在车道上等着她。他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老鼠告诉我，一切都很好，”他说，“它们说，你是我们的救星，卡罗琳。”

“我叫考罗琳，博博先生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不是卡罗琳，是考罗琳。”

“考罗琳，”博博先生说，他带着惊讶和敬佩重复着她的名字，“非常好，考罗琳。老鼠一定让我告诉你，等它们准备好公演，你就是观看演出的第一位观众。它们将要演奏*汤普提阿普提和土得奥得*，它们还要跳舞，表演好多种特技。它们就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等它们准备好了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会非常乐意观看的。”

她敲了敲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的门。斯宾克小姐请她进来，考罗琳走进了她们的客厅。她把装玩具的纸箱放在地板上。

然后她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了那块有洞的石头。

“还给你们，”她说，“我再也用不着它了。我非常感激。我想它救了我的命，也拯救了其他死去的人。”

她紧紧地拥抱了她们两个人，尽管她的胳膊无法抱住斯宾克小姐，而福塞伯小姐刚切过生大蒜，身上都是大蒜的味道。随后考罗琳拿起纸板箱，走了出去。

“真是个特别的孩子。”斯宾克小姐说，自她从舞台上退下来，还没人这么拥抱过她。

这天晚上，考罗琳洗完澡，刷好牙齿，躺在床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天花板。

天气很温暖，现在那只手也不在了，所以她把卧室的窗户大开着。她坚持不让她爸爸把窗帘都拉上。

她上学穿的新衣服，仔细地放在椅子上，她一醒来就能穿。

通常，在开学的前一天夜里，考罗琳都会忧虑和紧张。不过，她已经意识到，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让她害怕的了。

她仿佛听到夜空中传来阵阵美妙的音乐：这种音乐只能是最小的银色长号、小号、低音管、短笛和大号演奏出来的，这些乐器又小又精致，只有白老鼠的粉红色爪子才能演奏它们。

考罗琳想像着她又回到了梦中，梦里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站在草地上的橡树下面，于是她微笑起来。

当第一颗星星露出来的时候，考罗琳终于慢慢睡着了，而楼上老鼠马戏团奏出的轻柔音乐，飘向了温暖的夜空，向这个世界宣告，夏天就要结束了。

《鬼妈妈》编后记

——一次心灵的冒险

傅　薇

《鬼妈妈》是英国著名作家尼尔·盖曼众多畅销小说中的一本。2009年更是被搬上大银幕，动画所营造的哥特式阴郁气息很好地诠释了原著诡谲的风格，一经上映即大受好评。让我初次走进盖曼笔下这个鬼魅世界的，就是这部出色的电影，雾气氤氲的老宅，阴雨绵绵的天气，怪诞另类的布偶造型，还有门后罂粟般邪恶冶艳的梦境，不断跳闪的画面就像调和了各种口味的冰激凌，每一口都美味新奇，令人迫不及待要品尝下一口。

怀着电影留下的余味，捧起书，起初我也有过失望，没有了视听刺激，平铺直叙的描写似乎过于平淡，但当我读到一半时，我却被打动了，除了文字所创造的诡异神秘的想像空间外，更重要的是这奇幻故事背后隐含的生活真味，那是每个人都曾体会得到，只是有些人遗忘了，而有些人害怕去面对。读完整本书时，我想起了尼尔·盖曼对自己小说的评价：孩子们会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冒险，大人看了却会做噩梦。而我要说，如果你是孩子你会懂得其中的乐趣，如果你是成人你会珍惜从中得到的感动。

因此，我很高兴能成为这本优秀儿童读物的中文版责编，并确信这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，丝毫不逊色于电影，就像一颗外壳冷硬的坚果，敲开后有着清香柔软的果仁，令人回味难忘。把它介绍

给中国的孩子们，使更多人享受阅读的乐趣，我想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的幸福所在。

《鬼妈妈》是一个另类的童话故事。在这个故事的开始，你找不到一件完美的事物，有的只是平凡不起眼的女孩、对孩子疏于照顾的父母、脾气古怪的邻居、傲慢可怖的动物、阴冷灰暗的天气……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一切依然不完美，主人公的世界却变得比从前美好了，而她只是改变了自己。

女孩考罗琳和父母一起搬进了一间老宅，像往常一样她开始玩一种考察房子的探查游戏，这个游戏参与者只有她一个人，根据爸爸下达的指令，这次的任务是要弄清房子里门窗的数量。对这个父母用来打发她的游戏，考罗琳似乎从来没有厌烦过，但果真如此吗？父母虽然每天在家办公，却是工作狂，用速冻食物当晚餐，完全不理睬女儿的意见和感受，这个家的温度就像房子外的那场雨一样阴冷。楼上楼下的邻居倒是很欢迎考罗琳来串门，但其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，连她的名字都叫错。

在这次的探查游戏中，考罗琳没有迷路，却迷失了自己。她找到一道上了锁的门，那是整所房子的第十四道门。门后，有一个她向往的“完美”世界，在那里她不仅能得到美食、游戏、衣服，还有最重要的，能得到一个将其视作中心的“妈妈”的重视和爱。门后的世界是这所房子的秘密，也是考罗琳的秘密，是这个看似独立、顽皮的孩子内心真正的渴望。

考罗琳一度被迷惑，但当“另一个妈妈”提出要在她的眼睛上缝纽扣，并以此作为她可以永远留在完美世界的条件时，她警惕起来，马上选择回到那个破破烂烂、冷漠不已的现实世界。她说：“我不愿意要什

么就有什么，如果要什么就能有什么，还有什么乐趣，就没有意思了，得到了又怎么样。”作者借考罗琳之口为我们讲出了这个简单但深刻的道理，人生的美妙正在于它的不完美，因为有着不完美，才有努力的空间，这也是我们生活下去的意义。对于考罗琳来说，她最大的渴望就是得到父母的关爱，而这爱如果不是出自她真正的父母的话，就毫无意义。

“另一个妈妈”绑走了她的父母后，考罗琳毅然打开了那道令她恐惧的大门，在营救爸妈之前，考罗琳对伙伴黑猫讲了一个故事。她爸爸曾为了救她，让黄蜂咬了三十九个包。但当黑猫问，这是不是她回去救他的原因时，考罗琳却说：“别傻了，因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才会去救他们。要是他们发现我不见了，我敢说，他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。”读到这里，我相信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被感动，这就是亲情，人类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情感，没有原因，没有犹豫。

在黑猫的建议下，考罗琳和“另一个妈妈”玩起了一个游戏，只要她找到被禁锢的三个孩子的灵魂和她的父母，“另一个妈妈”就要放了他们。在那些令人作呕、阴暗的角落里，考罗琳搜集着孩子们的灵魂，每一次的恐惧来袭，都使她更沉着，更冷静，生出真正的勇气，正如她自己所说的：“在你害怕的时候，你还要把事情完成，那才叫勇敢。”

最后，考罗琳注意到了在客厅壁炉上有一个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的雪球，聪明的她立刻就知道了父母被囚禁的地方。考罗琳骗过“另一个妈妈”，带着孩子们的灵魂和雪球，夺门而出，为了阻止“另一个妈妈”的追赶，她奋力将门关上，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一个很像她亲妈妈的声音，那个让她觉得了不起又受不了、惹人生气又令人愉快的声音，曾经让她烦恼，如今却令她心满意足。

考罗琳回到了现实世界，生活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，黑猫又不会说话了，爸爸妈妈也忘记了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但考罗琳变得快乐了，不再那么孤单，不再抱怨父母对她的漠视，她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母那份浓浓的爱。她相信，他们三个人永远住在彼此的心里，无论何时都不会改变。

小说的结尾没有落入俗套，反而令人眼前一亮。考罗琳工作狂的父母没有得到教训，邻居们也仍旧脾气古怪，但考罗琳的世界却变得美好了。作者在小说里没有谴责现实世界的冷漠残忍，而是让孩子学会改变自己，鼓励他们回到现实，承认现实，接纳现实，让他们一次一次地坚定自己的选择，最终坦然地接受现实与理想的差距，完成人生必经的心灵冒险。

当然《鬼妈妈》不只是一本献给孩子的书，更是献给所有那些敢于面对世界的不完美，并依然选择为之奋斗的人们。

（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、图书编辑）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汇集国际大奖童书精品，关注青少年心灵的成长

大师级朴实独特的文笔，提高情商培养审美眼光

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微博
http://t.sina.com.cn/jcphwenxue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3年雨果奖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

汇集国际大奖童书精品，构筑少年心灵最美风景

我原本打算为我的女儿写一个5到10页的短故事，但是故事自己有了生命……孩子们会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冒险，大人看了却会做噩梦。

——[英]尼尔·盖曼

盖曼有一支无比灵活的笔，最善于以神话撩拨、刺激读者，是杰出、风趣的说书人。

——美国《纽约时报》

尼尔·盖曼拥有罕见的洞察力和无尽的想象力，是英国的瑰宝，而现在，又同样成为美国的瑰宝。

——[美]威廉·吉布森（著名科幻作家）

上架建议　儿童文学
ISBN 978-7-5324-8679-3
9 787532 486793 >
定价　17.00元
世纪出版

易文网 www.ewen.cc